

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四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序三

皇朝武功紀盛序 壬子

本朝用師之盛如疾雷之破山驚風之卷籜當之者無不糜碎殲滅曠古以來罕有倫比

世祖定鼎之初蕩流寇而除小腆出斯民水火之中登之衽席之上雖草野傳述不詳猶可於明史中得窺見一二崖略焉

聖祖

世宗咸以英明神武之姿端拱指揮凡叛逆者罔有不

誅侵犯者罔有不創傳至我

皇綏靖海內益務休養本未嘗有開邊拓境觀兵耀武之意而乃有蠢然自外於王化者誠不得已而應之紀律明賞罰必發蹤指使人百其勇所至率冰解的破觀揚之烈實竝美於

列聖焉自來武功告成咸有方略紀載而郡國人士多願見而不可得今

皇上頒發四庫全書於江浙許學者得以縱覽而方略亦在其中欲知

昭代武功之盛幸於此得見其全而不致惑於傳聞之誤顧卷帙浩繁逾旬朔閱之猶未能徧也陽湖趙觀察

雲崧夙具史才起家
中書舍人入直軍機
房旋以高第登館閣
緬甸之役奉

命赴滇參軍中幕畫
旣又敷歷封疆解官
後大臣之勦臺灣者
猶強挽之與俱其素
來旣博徵典故隨事
紀載而近事尤親得
之見聞頃來掌教揚
州四庫全書之頒也
其郡當謹藏於行宮
內之文匯閣一切整
齊次比實與其事故
自

聖祖之平定三逆以暨

今上臺灣之役凡夫
歲年月日以及山川
道里與夫在事諸臣
之功過得所徵信一
一皆有據依於是以
四卷之書括之其事
則詳其文則約其顛
末曲折無不朗若

列眉使人一見之而驚歎

神謨廟算爲黃帝以來所未有向者見羣臣所上賦頌
雖皆揚厲

偉烈豐功之盛究未若斯編爲能洞悉事之原委因得
仰窺

列聖之明睿果斷智炳幾先而神周萬里者一一彪炳
於楮墨閒若揭日月而行誠足以昭示無極也夫善敘
事者莫過於馬班要在舉其綱領而於糾紛蟠錯之處
自無不條理秩如今是編也馭繁以簡舉重若輕深得
史漢之義法而尤有不可及者其於兵勢地形之利害
言之悉中窾要是非獨史才且將才也徒弄三寸毛錐

子者能如是乎至若緬逆之難明將軍瑞盡節而死人知之而其功則未有言之者得是編爲表章明將軍不死矣異日修國史者其必考信於是

史記索隱校本序

戊申

始余初讀三家注史記本見索隱之說往往互岐首卷後旣載索隱述贊矣又云右述贊之體深所未安余初疑後語不出於小司馬後得毛氏單行索隱本始知小司馬初意欲改史公體例自成一書後以此書傳世已久忽加穿鑿難允物情遂輟不爲而但爲之注其欲改刪之規模別見於後本不與注混趙宋時始合集解正義俱繫之史記正文下遂致有割截牽併之失今幸有

單行本爲正之然毛氏所梓亦有次第顛倒脫文譌字
難可盡據則仍當以三家本正之余向以單行本記於
三家本上猶未知擇善而從也今雖可爲是正而年已
老矣且毛氏本行密字小不便增改其上於觀覽亦不
適因令人略加展拓重鈔之稍序其先後辨其離合而
於文字之間尚未能以盡正不無望於後之人後之人
因余書而復加以考訂之功亦庶乎其易爲力矣乾隆
五十三年十月旣望序

校定熊方後漢書年表序

壬寅

表者明也標明其事使著見也表而不明則有之庸愈
於無乎史之有表也創於子長而沿於孟堅其體例亦

不盡同史記功臣王子侯等表以帝之世統侯以侯之年繫帝或一帝之世而子孫繼承或一侯之身而年數離析此則典籍具在故紀載可詳漢書則以侯之子孫世次爲序而承襲薨卒之年多略焉得毋遭漢中絕文書散亡雖欲如史公之例不可得乎建武中興而後東觀史臣猶相祖述傳於今者乃獨有范氏之紀傳耳志猶賴司馬紹統之書可補其闕至於表則亡也久矣唐劉知幾著論以史之有表煩費無用讀者緘而不視嗚呼此其所以湮沒之易易與去之千載當宋南渡時有澧州參軍豐城熊方者以所爲後漢書年表十卷進於朝未聞所以可否之者史家亦不著錄鄭氏通志馬氏

文獻通考皆不載吾友鮑君以文得宋梓本欲復開雕以裨補東漢史之遺闕既手自讎校又益以嘉定錢宮詹辛楣弟兄之覆審而復以示余余偕老友江陰趙君敬夫重加考覈粗訖功攜之入燕又攜之入晉奪於他事此書置几案閒四閱歲矣今年正月兀坐精舍無應酬之煩自念此書若不及今整頓恐後精力益不支於是發憤爲之位置高下排比疎密一一皆經手定宮詹之意重戒更張卽余亦豈好爲改作者然熊氏草創之勞固不可泯而其牴牾之失亦不能爲之諱若復因循或轉致貽誤後人於是更定其尤甚者數條與夫未是而猶仍其舊者皆著說於下以俟後之人取衷焉且令

其體例略仿孟堅分封徒封皆大書之庶有子孫承襲者不致混然無別舊異姓侯中有同姓四人今俱已改正至建安中政由曹氏本不以漢宗之故疏恩凡舊置異姓者固可無庸別出熊氏本書惟據范史然亦尙有漏者至章懷注中所引若東觀記續漢書皆正史也又水經注一書酈氏就所沿歷詢訪遺封於年代亦不甚遼斯爲可信故亦閒增一二其出於子孫譜牒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類咸不濫收斯則余損益之大指也其或前後尙有未能畫一者則因不欲過損本書之故閱者當可以共諒焉夫馬班之表可以補紀傳之所未及故其所繫爲九重史通漫不加察從而致譏他人之

緘而不視更復何責今此所補之表則但因范史之成
文本不可與史漢竝然夫功狀事實予奪拜罷之班班
具列者一覽可知既觀紀傳又及此書提綱挈要於是
乎在論世知人不勞而得不誣古人不誤後人此余之
所以兢兢致慎遲之久而始得以報鮑君也熊氏字廣
居靖康中舉於鄉嘗名所居堂曰補史進此書不得命
又進狀於朝乞命儒臣續古今人表噫此則過矣夫班
氏之區別九品訾謗者不獨一知幾尚可以效尤乎想
爾時雖不深責定一笑置之耳已 乾隆四十七年歲
在壬寅孟陬月下旬六日杭東里人盧某書於三立書
院之須友堂

錢晦之

大昭

後漢書補表序

辛亥

宋儒嘗言讀史易令人心粗夫史非能令人粗人自粗耳則雖以之讀經亦何能免於粗也宋儒又每以博聞多識比之玩物喪志故其於史也略識興亡之大綱用人行政之得失而已自謂括其要矣其他典章制度因革損益之樊然具列者率無暇畱意卽有所撰述亦不能通貫曉析事事合符其病皆由於謏謏拘拘不能廣搜博攷以求其左證而且專己自用不師古人其或時異勢殊有必不可以沿襲者而又不能得變通之宜此而謂之爲粗其又奚辭向鮑子以文欲重雕宋熊方所補後漢書年表余爲之佐校訂而其書之舛漏殆不可

枚舉首載同姓王侯表冠以因子追封之齊武王續魯
哀王仲於史例卽不合念校書與自著書不同如欲盡
加更正旣於熊氏之勤勤掇拾者大沒其勛造之勞且
改之亦必不能盡善何也其規模之已定者不能易也
勢不得不出於委曲遷就欲遂以爲完書也其可得乎
故當時但卽因其書而略正之惟綴一二校語於下不
相雜廁使人知爲熊氏之書而已私欲別爲一書自愧
力有未能也嘉定錢君晦之其學浩博無涯洩其思緒
細密精識洞達治經而經通於周秦漢魏之書無不爬
羅剔抉曩於都門欲請其所校書繕錄之會君南歸已
傲潞河之舟不果未嘗不時往來於懷而思一覩之爲

快也頃獲其所撰後漢書補表讀之非若熊氏之僅取材於范書陳志也凡山經地志金石子集之有會於是書者罔不網羅綴緝而其體例一依班氏之舊諸侯王子子侯分爲二表功臣侯與外戚恩澤侯亦分二表視熊氏之但以同異姓爲別者較然明矣其不能不與班氏微異者班書百官公卿表前敘百官沿革若後漢則有司馬彪之續志百官已詳無庸複出故但云公卿表此又變通之得其宜者也凡熊氏所漏脫者悉攷而補之於是此書乃始完善而無少遺憾矣夫史莫重於表志而自漢東京以至於隋志尚閒見之表則全闕表也者標也標明其義類使綱舉而目張馬班之爲是也亦

兼以補紀傳之所未及今則年代懸隔古籍散亾如東
觀記謝承華嶠之書皆不可復見唯卽舊文之畱傳者
而薈萃之然亦未嘗不增益於范書之外俾夫善讀史
者更得參互攷證以資其聞見於凡政治之污隆職官
之賢否一開卷而瞭如指掌以之爲津筏也可以之爲
龜鏡也可余之所謝不能者而錢君優爲之見今版行
諸史旣以續漢書志繫范書之後亦當以此補表并繫
之於以配馬班而始無不完不美之憾此豈讀書略觀
大意者之所能乎哉錢君之於史事其精確也如是況
於治經乎特是予今雖欲盡發其所藏而已自傷耄及
非復前日之尚可讀矣摩挲此編有餘慕焉

續漢書律歷志補注序 乙巳

律歷之源皆本於易自圖書出而天地自然之數以彰
聖人既則之而爲易其用至於不可勝窮於是審音制
樂治歷明時相因俱起莫非聖人之所創造以爲治天
下之道用若此其重也迨其末流易且專以爲卜筮之
用而律則委之冷人歷則屬之天官家皆以爲非儒者
之要務嗚呼彼冷人天官家能習其數而已能知其理
乎能通今術而已能兼曉古法乎古來大儒若鄭康成
若朱子若許文正皆宗聖人者也求聖於內亦不遺乎
外其於道與藝殆一以貫之矣故以爲非儒者之要務
者皆怠與棄而又自文其不能者也始吾讀兩漢律歷

志有意欲通之而苦於不能布算則就同館嘉定錢君
莘楣而問焉錢君示我以乘除增減之術并以所校兩
志畀余余得以正家本之誤焉然其推算之術終苦於
思不屬而止今忽忽三十年矣華髮盈顛益難重理前
緒頃復來主鍾山書院而莘楣之從子漑亭亦爲郡博
士於斯一見如故交哀然出其所著有補注續漢書律
歷志在焉則校之余前所得於其從父者布算益加密
辨證益加詳於前人說之未是者雖通人若蔡中郎其
論開闢至獲麟之歲與馮光陳晁所言俱誤亦駁正之
向所苦於難讀者以譌脫之字多耳今以晉宋志參校
皆得補正朗若列眉瞭如指掌使後來學者皆得所從

入之徑是書得此遂無復遺憾於此見儒者之功非藝人之業之所可幾也彼唐之一行其於歷學古今推以爲精然不解太初甲寅之元而謬爲之說又不明杜預所以爲長歷之愆而輕相訾警此徒知今者之不可與道古也必也合今古而會通之微儒者誰與歸漑亭父子真其人乎吾何幸而皆得交其人讀其書也

翰苑羣書序

甲午

官有所由重朝廷之重是官必先思其可重者何在斯其遴選也不得不慎而其禮遇也不得不崇居是官者亦必有以自異於曲藝雜流之幸承恩澤者而官乃重也詞林之職古今以爲榮選其於主眷之隆渥一言一

事津津傳爲美談然使在上者以爲此吾之私人而故厚焉在下者亦惟是以得數望清光效賡颺歌頌之美爲幸則其事皆不足道也君以朝夕啓沃望其臣臣以隨事納忠効於君君臣一德驩然無閒其任不在職事之末而其所長亦併不在文字之間是則上之所以重是官不爲過而其臣之得此於上非倖也是編爲宋洪景嚴氏所彙緝自唐以來事例略可考見誠有足動人歆羨者然不探其本而言之徒以遭遇好文章稽典故之主侍從雍容之外別無裨補其與夫曲藝雜流之幸承恩澤者何以異是官本重而其所以可重者曾未之思也將何以取重於其君而使庶司百職事羣羨以爲

清華之選乎先余未有是書因借本錄竟手自校對漫識數語於其端

關帝事蹟徵信編序

丙申

古今來英魂毅魄不死而爲神其祠廟或領於官或祀於其鄉而止未有靈威肅蠻千載如生自天子以至士庶婦女童孺罔敢不虔自京邑以達於邊徼外裔無不爲之廟貌以崇奉之如帝之盛者也帝爲漢之漢壽亭侯其封帝也始於明神廟時我朝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敕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

今上又加靈佑二字且因臣工所請而諱神之名易神之謚尊崇之典視前代更有加焉帝之事蹟見於陳壽

所作本傳而亦有散見於同時諸人傳中者皆可取以
參考其出於後世所述則容有增飾而未可以爲依據
者矣海昌周子耕厓武原崔子秋谷素嚴事神而懼流
傳者之多譌也於是廣搜博采而務別白之自承祚道
將而下以逮近人之著述凡有涉於神之生前身後軼
事遺蹟顯靈助化之端者靡不薈粹緝綜焉其勤至矣
乃其考辨之精議論之正則雖前人屢有綴輯者未能
或之先也是書也出上以發揚

國家尊崇之至意且可以作人忠義之氣而其福善禍
淫之不爽者亦足以使一世之人皆聞而知警不至於
貌承而中違則是書之有功於名教者大也余故樂爲

之敘其端云

漢董孝子廟志序

辛卯

孝德之大也有是德而著聞於外海內歸之後世慕之名莫榮焉不藉有爵位而始爲重也舜以克諧而爲天子極尊富饗保之盛然亦無加於孝漢諸帝廟號必取孝以冠謚然則以帝王之尊尙非孝不足以章顯其名若實有是孝德而名隨之更奚必他有所藉以爲重哉董君抑儒秉純新修其先世純德徵君廟志成八卷出以示予純德徵君者卽虞仲翔所稱孝子句章董黯者是也前明有爲純德錄者矣表章前哲風厲人倫誠甚盛舉特惜其摭摭略備而考核未精今抑儒鄞人實孝

子之後裔其尊人鈍軒先生嘗有意補輯緒正未克就而歿抑儒踵而成之綜覈聞見究析同異非唯家乘之或傳會者不冝輕徇卽郡邑舊志與夫前輩名人之宏篇鉅製有未確者必參互辨證去岐歸一謂句章實今之慈谿孝子故居與墓皆在焉其言鑿鑿皆有據依以昭祖烈以成父志世常言孝子之後必生孝子豈不信矣乎考徵君之稱以漢和帝曾以郎中召而不起也徵君之上又加以純德者則本諸宋開寶詔書之加封予謂孝子之德實不藉區區一官以爲重孝名之美更不藉駢號增謚以爲榮在當時稱之曰董孝子後世亦稱之曰董孝子愚夫愚婦耳而熟之皆所共曉此於士大

夫暨賢子孫之意亦復何嫌而必轉取諸後代之褒封始稱崇尙哉舊志所載漢東京二詔書全謝山先生固疑其未可信矣予謂卽實有之而徵君之稱諒不若孝子之稱之美也抑儒見識明達深服謝山之言載之於書其不膠守所見如是其於吾言儻亦有取爾乎則題此書當曰漢董孝子廟志可也

此序據抑儒所爲志爲之後歲在壬寅見樓攻媿集有慈谿縣董孝子廟記云句章今之鄞縣也孝子之母嘗寢疾喜飲大隱溪水不以時得於是築室溪傍以便日汲厥疾用瘳溪在縣南一舍故以慈名溪而又以溪名縣母反葬於鄞鄞爲郡太守治所故州

邑與其墓側皆世祠之城之祠宇卽其故居先其母
塑像在南郭草堂中康憲錢公億迎歸於廟鑰親訪
其墓宰木猶在近在城南豈所謂草堂者邪至今鄉
人猶稱董孝郎中廟唐大歷中刺史崔殷作碣徐浩
書之云其徙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烏無
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云云祥符元年冬眞宗
皇帝封岱禮畢詔賜純德徵君或云起於錢康憲之
請據攻媿此記則孝子實鄞人而遷於今之慈谿其
封純德徵君在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非宋太祖開
寶年也抑儒今見任廣西那地州判相去絕遠不能
以此告之聊附識於此

續高士傳序

丁未

續高士傳一冊補皇甫士安之書之所遺也凡一百八
條墨胎二子亦錄入焉以未嘗一日膺簪紱也其所取
捨亦甚嚴矣是書乃明新安畢黼臣翁叔之所纂序中
稱其父約所先生之廉孝隱居著述長吏皆式閭致敬
而自恨不能樹立表揚先德因興感而作此書然不敢
僭妄附諸錄後冀後之高人為載筆焉今攷江南通志
徽州隱逸中無姓畢者而孝義傳中則有畢文燦畢陽
二人事亦甚略無郡邑志可參攷故無得而述焉仁和
倪嘉樹一擊得其草本以示余中間塗改甚多似出於
其人之手定而譌字亦復不少每傳之後繫之以頌閒

亦有與古今韻皆不叶者末四條頌全闕余不揣爲補之而其他則不暇爲之審定余嘉其言之婉且摯也恐世無別本故遂錄而傳之

新安汪氏增輯列女傳序 己亥

女教之重不後於男也家之興廢國之盛衰率由乎是故關雎葛覃著爲風始家人之利則以女貞古聖賢之垂訓未嘗不倦倦三致意焉漢劉中壘之著列女傳也鑒於趙衛之屬起自微賤踰越禮制故採取古來宮闈閨閣之事可法則可鑒戒者爲書八篇奏之天子而成帝終弗寤也其書代相沿襲祖述實多今之流布人間者唯劉書爲最廣有圖有頌勸懲瞭如人未有不望其

女若婦之貞孝節義者固宜其家置一編幾同於菽粟布帛之不可離矣然更生之爲學駁而不純輕於信古而不加持擇阿谷處女何以試之息媯之死不合左傳以及辰嬴南子濫廁簡編此何異於范史之登蔡琰所以明高皇后謂此書宜加討論儒臣承詔輯爲三卷其書世罕得見今此十六卷者乃明新安汪某之所增輯其紀年至明之神廟而止其紀述近事則歙郡居多而一郡之中又汪氏程氏爲獨多其稱引太函則汪氏之翹楚名道昆者是也於向之本書去其子之所爲頌而繫以己所爲說於劉氏之輕信者正焉其事則善矣而猶有未盡善者又復爲之推論焉刪其所爲孽變亂亡

者而後傳授之閒不至赧赧然難以形於口其析義也
精其敘事也確其繪畫也又極其工其爲文辭亦幾幾
乎與向爲甚似焉剞劂旣備未及印行距今幾二百年
無知之者有書賈得其版以示吾友鮑君以文鮑君固
歙人重是鄉前輩之書爲重價購焉其名則不知誰何
所刊去亦嘗徧考之而卒未得也夫婦節之貞趙宋以
後爲尤盛於往代說者謂程朱之教明故中材皆知自
勉而以再醮爲恥況新安固朱子之闕里也其賢節之
多固然無足怪著書者猶自謂特章一二而已夫事近
則見聞尤熟其於興起鼓舞也易爲力設吾杭人而有
斯志也則如戴烈婦之吞金孫秀姑之服滷亦當大書

特書矣誰得謂其私於鄉人也哉抑吾更有愀然者先
曾祖母朱氏當明季歸先曾祖建平丞譽長府君爲籓
室生吾祖書蒼府君而寡時年未三十也祖業蕩然母
備嘗荼苦刺繡紋摘馬齒莧以易米教育吾祖至成立
而祖業始稍稍復嫡子無後吾祖以庶承祧暨吾父皆
以文學有聞於時不才如文弔亦得蒙其餘蔭知其事
者咸以爲苦節之報乃以久遠未獲上聞故因敘是
書而不能不有望於里中之君子一爲闡幽而發潛也

乾隆四十四年孟夏之吉東里盧某書於西湖書院

越女表微錄序

庚子

蕭山汪進士煥曾甫旣以其母與其生母之節孝上聞

於朝得旌表矣又推母之遺意以及同族中之節婦應旌格者如干人代爲之請於所司旣又念單門貧戶所居窮僻更或子嗣弱喪叔伯靡依銜荼茹藥卒葆其貞其艱難辛苦視尋恆殆百倍鄰翁里媪未嘗不爲之咨歎不幸或不得聞於士君子之耳無爲之稱說傳播者數十年之後故老且盡遺蹟亦復就湮嗟乎地非秦粵之異分無霄壤之間而猶或不能周知又安望其以狀言縣縣達之府府以申之大府大府以聞於朝廷也哉汪子惄然傷之於是加意訪求由己邑以及於同郡之七邑邑各有同斯志者以爲之助意主於發潛闡幽故凡力足以自表見者不與更四年之久先就

山陰會稽蕭山餘姚諸暨嵒六邑所得具錄事狀呈方伯國公乞檄縣旌門以爲風化之勸其無人爲主者縣爲備案俟異日修志時亦可以資采擇而上虞新昌二縣猶有需焉以踵爲之請事旣允行汪子又輯爲越女表微錄四卷曰錄事曰類敘曰述譜曰外姻其體例各見於小序中列上之後復有聞見竄增一卷於後曰識軼上一字本不作仁乎哉汪子其用意何若是之摯而達曲而盡也蓋嘗謂人者天地正氣之所生也人能完天地之正氣始成其爲人忠孝節義其歸一也然聖賢豪傑之所爲事皆炳炳著見於外美斯愛愛斯傳宐若無難焉唯婦人女子身處奧溲之地所執煩辱之事而

早失所天誓不再偶內有寒餓之迫外有侵陵之患智
竭於補苴力瘁於扞禦節之苦者在孤貧爲尤甚要其
人本不爲名而名亦不之及譬猶空谷之蘭自榮自落
於荒煙蔓草間豈不深可憇悼也哉此一編出而後爲
造物弭不平之憾爲風教助激勸之權昔日之淒風苦
雨由後視之皆成景星慶雲山川若爲之鮮潤閭里若
爲之輝光邑乘家志咸得有所徵以侈爲美談是則汪
子之有功於名教大也至節婦之後有寢昌寢大者有
不克自振以至漸滅無聞者此不特非人所能主雖天
亦無如何也人祇求自完其爲人足矣佗何知焉汪子
示余此編適余將北上匆遽不能助爲訪求而先爲引

其端如此庚子季夏六日書於吳江舟次

桐鄉沈氏家乘序

丙子

桐鄉沈子陸颺嘗從家大人受業與余敦世好久不相見一旦聚糧走三千里訪余於京師植余方南還盡用其資子然居旅店中忍困以待余來蓋近世朋友之所未有者也陸颺之來也他無所求於余閒出其所爲家乘索爲之序案譜始祖諱某在明嘉靖時從江南來始居於嘉興之桐鄉浙西之人謂浙東爲江南蓋其先世乃會稽人云再傳而有三子咸讀書列學校今至於陸颺十二世矣其族日益蕃衍不可不爲譜以繫之蓋嘗夷攷沈之受氏爰有二宗其一本妣姓其一本姬姓

昔金天氏有裔孫曰臺駘其封在汾川沈妣蓐黃實守其祀晉主汾而滅之此妣姓之沈也其姬姓者封國在汝南之平輿魯文公三年經書魯與五國伐沈杜預注云今平輿縣北有沈亭司馬彪郡國志平輿下云有沈亭故國姬姓其文甚明至定公四年而後爲蔡所滅或者不察顧混而一之沈休文爲宋書自序其先世已不能辨其爲姬爲妣而況歐陽氏之世系表馬氏之封建考遞相沿襲其不能有所釐正也固宜今陞颺之爲是譜也詳於桐鄉一支而凡一切依附之說咸削而不錄其識不亦大過人乎夫沈氏族望盛推吳興而此譜不載此在近世者尙闕所疑設使秉筆而爲國史其有遠

託華胄兼承二宗以自蹈誣祖之罪而取譏議於後世
哉異時陛颺之子孫有踵而成之者慎毋以是譜爲太
簡而求多於其外可也

三峯盧氏家志序

丁酉

吾族之在浙中者以東陽爲最著前明宏治朝有名御
史正夫先生格者以理學名嘗與其叔父本源甫輯家
乘爲六卷正夫之言曰忘祖非孝也冒祖亦非孝也世
人往往棄厥真源妄冒他族以飾世德之美其何以免
君子之嗤詆乎故凡舊所無者不敢妄有增加蓋其慎
也今追而溯之歷二百七八十年矣解元信波

潮生

能

繼斯志考定昭穆稽核事行搜羅藝文哀然成若干卷

洵足以振正夫先生之垂緒而使人稱東陽盧氏之代
有人矣余嘗慨夫氏族之學之多舛也其在單門寒族
素無達人不能究其源流之所自固無足怪若夫歷官
而至宰相位不爲不崇族不爲不大矣乃觀唐書宰相
世系表所載往往皆鑿空傳會兩姓也而合爲一姓一
人也而分爲二人子父顛錯燕粵混同蓋不可勝詰也
彼皆高門右族豈無一二學人曾讀左氏世本三史者
顧忽略不以爲意一任其誤而莫之改革以此而爲譜
其愈於無譜幾何也夫譜之爲法不在乎合異以爲同
而在乎審同以辨異浙中諸盧東陽而外有天台有剡
有上虞有餘姚信波先人自東陽遷杭州吾家亦居杭

州則自餘姚遷者也譜各本其所自如前人東眷西眷南祖北祖某枝某房之比詳於近而略於遠譜之善法也信波能知本源之爲重搜訪而緝比之精力幾敝而不自惜也吾餘姚之爲譜自明初以來始可徵信若唐宋以前其年代里居考之正史多不合吾向亦欲刊其可疑者而以明初爲斷然無專功深愧不若信波此志之詳盡三峯者又東陽盧氏聚族而居之所也故因以題其篇

江寧王墅孫氏族譜序

甲辰

孫氏傳以爲衛康叔之後其在有周武顯於吳臚顯於齊炎漢之末有起自富春者據吳而有之與蜀魏鼎峙

厥後吳中之孫爲特盛在趙宋時編姓氏者首國姓次以吳越王姓而孫氏卽繼之凡望族莫之先焉則其貴重於天下可知已然源遠而流分數遭遷革不恆厥居其譜牒之不墜失者亦罕矣顧其遠者不可追而近者尙可溯失今不爲何以示後是以昔之君子敬宗而收族必爲譜以明之爲譜之道在乎詳近而略遠此不易之至論也江寧王墅孫氏之二子祖瑞祖全嘗學於余承其先人之志修輯族譜咨於儒學之彥發凡起例井然有條凡四載乃克成編誠慎之也使來告我曰求生一言以弁諸首余觀其譜而善之誠與昔人之持論相合遙遙華胄不冝妄爲傳會而一主於傳信其推本

王豎族姓之所自則以明初富十公爲始遷之祖至其所由遷則故老皆無能言之者迨勝國之末年枝葉蕃衍春秋祀祖家廟至不能容於是舊祠之外又分二祠一曰西祠一曰塘沿祠今二子則始分塘沿珊公之後人也上距八世矣又推而上至始遷之祖爲十有八世其譜亦隨祠而分故自八世以下此獨詳焉夫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始也一體其終至於途人此勢之所不得不然者也然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如春秋時魯與衛世數亦遼遠矣然而論者尙推周公與康叔爲相睦魯襄之冠也卽在衛成公之廟於此見祠雖分而情誼之相浹要必有異於外人者二子之修譜也

承先志也兄愛弟敬二子之所能也八世以下之子孫
宜思篤於近也八世以上之子孫凡夫慶弔周恤之禮
亦不可以廢也余於二子有一日之長故既嘉其所能
而不欲其以此自囿也故又進斯言以爲勸

蘇州袁氏家譜序

庚戌

古者有姓有氏姓一而氏分其後卽以氏爲姓故龍門
著史合而言之以爲人所百世不變者也攷袁氏之先
出自有虞至周得封於陳子孫有以國爲氏者又其後
或爲爰或爲轅最後乃爲袁袁旣爲陳別而爰與轅漢
以後不甚著獨袁爲盛陳又爲田而袁則無二厥派有
三汝南一望尤其盛代有聞人著於簡策宋之南也汝

南之裔自汭來南因居平江至元海道萬戶名寧一而
下世系乃可攷次吳門袁氏之譜實始於此嗣是人材
輩出復不減於洛京以前當勝國末年文文肅序其譜
歷數某忠節某事功某孝友某文學不徒以科第仕宦
爲高門蓋文公居同里閨聞見真而品評自確人共信
其無溢美矣然設非賢子孫排纂而竄輯之將所謂莫
爲之後雖盛寧渠傳乎抑非獨此也昭穆混殺遠近移
易將敬宗收族之念亦於何寄此雖在寒門陋族且猶
不可而況闕閱之焜燿一世者乎今自明季以來業已
三四屬稿然非授之剗刷氏則不能使子姓皆有其書
共識夫淵源之所自以爲觀感起發之助上舍又愷君

於是躍然興曰是固余先人之志也曷敢不承乃復詳
審鉤討釐辨經緯首侈 國恩未垂家範其他凡譜之
所宐有者無不有也哀然十冊刻成示余請爲引其端
又愷之意美矣其勤著矣宐不待余言抑余所不能無
言者則且爲袁氏後起者正告曰先型在茲維是其式
哉前光有述維是其迪哉繩繩繹繹以克紹乃祖烈而
毋忘作是譜者之績哉夫望可三也亦可益也使宇內
之稱袁氏者何必不曰平江之望亦其一哉

甬東盧氏族譜序

辛亥

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夫親止於五世自袒免
而外卽爲途人疎已然繫之以姓而弗別雖子孫繁衍

或散處於四方苟知其爲同祖久離而乍合必藹然動
水源木本之思焉昔范文正之於吳中之范族亦疎矣
當文正之尙孩也族人不之恤而一聽其流離轉徙於
外及其歸宗也又恐其欲分受祖產而相與拒之文正
旣貴乃爲義田以贍其族明乎所自出之祖同也所祖
同故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服制有盡而親親之誼則無
盡知本者必期久無替焉甚矣哉族譜之爲重也有譜
然後子孫皆能識其祖辨其宗而支分派衍凡爲我之
同族亦不至混殽而難辨於富且貴者無依附之恥於
貧賤而顛連困苦者則當有調恤之恩古宗子之法雖
不行於今而收族之道人人皆所當勉則有譜以爲之

依據也家之有譜至達於朝廷登於國史唐書載宰相
世系表吾盧氏亦與焉譜顧不重矣哉甬東盧氏自餘
姚遷於鄞久遠不可知從宋南渡以來皆班班可徵至
國朝而益盛族人多讀書明義理悼舊譜之將湮而近
今數十年之生齒歷履亦不可以不續然仕宦者以職
事爲急行役四方者不能與族之父老子姓相參稽無
力者又不足以舉其事於時有名登秩字武成者慨然
亟起而圖之闕其渺茫不可知者不以增於舊譜之外
而於近代則鄭重訪求覈實而詳紀之絲連繩貫由合
而分世次秩然尊卑有辨有家廟以妥先靈有祭田以
奉蒸嘗有條約以訓子弟賢者書其懿行使後來有所

勸亾者志其塋域使久遠猶可識凡有關於譜事者無或遺也譜成而族人無不欣然悅是舉也曰微武成之力不及此然武成於此心力亦交瘁矣未幾遂辭世其子雲路請余爲之序不可以辭余族居杭州者亦從餘姚遷也餘姚故有譜向余在詞林日職清無事亦思續纂成編功未及半而以提學至楚南其事不卒厥後失官南北奔馳遂不及重理前緒今覩是譜深嘉武成之績而因以訟余之愧眞不能自解免矣

補元和郡縣志序

乙巳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詳略得中記敘有法故隋唐志所載地理書多逸而此獨傳然圖在宋時

已亡其書在者又闕六卷而第十八卷亦不全好古者
彌加珍惜不因其不完而遂棄之也余曩見吳中汪退
谷先生士鉉集中自言曾補其闕每思借鈔以成完書
往來吳中訪求數十年而卒未一遇也今金陵嚴子子
進承其家先生之學以其餘力因宏憲元書之體例採
掇於通典新舊唐書以及通鑑通志通考復芻涉於寰
宇記太平御覽諸書整齊蒼萃爲補河北道下景幽涿
瀛莫平媯檀薊營十州三十有九縣山南道下荆峽歸
夔澧朗忠萬金集壁巴蓬通開閩果渠十八州九十有
二縣淮南道下揚楚滁和舒壽廬七州三十有二縣劍
南道下霸乾二州六縣嶺南道下春新雷羅高恩潘辯

瀧勤崖瓊振儋萬安藤巖宜瀼籠田環古容牢白順繡
鬱林黨竇禹廉義湯芝三十有六州百四十有六縣於
是向之所闕皆完然具備讀者乃快然而無餘憾夫充
廣聞見牖迪智識後人實有賴於前人而振舉廢墜補
綴闕遺前人亦重有賴於後人使人人皆如汪巖二君
之珍惜愛護則前人之書亦必不至於闕顧退谷旣補
之矣去今未久而仍失其傳以余求之之專且久願一
見而不可得而今乃得此書以大慰我數十年之積想
其爲愉快何如也使不出而與世共之則又懼爲汪書
之續因亟慫恿其開雕焉他如九域志太平寰宇記亦
復殘闕不完吾知世亦必有如巖子者起而任其責矣

夫

新定元豐九域志序

丁未

宋王正仲元豐九域志十卷余於乾隆乙巳鈔得之逾
年復得桐鄉馮太史

集梧

新雕本用相參校庶幾完善

今年又從海寧吳槎客

篤

所借得新定元豐九域志卷

帙無異唯其中兼載古跡爲不同耳然亦無方輿紀要
之詳至各縣下前書兼載山水而此不錄前輩秀水朱
錫鬯謂此乃民間流行之本理或然也其去正仲時當
不甚遠因并鈔之頗亦得以正前書之誤字且及於宋
史地理志焉乾隆五十有二年孟夏旣望東里盧弓父
書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爲余傳錄者小門生江寧王

友仁也

襄垣縣志序

壬寅

李鶴亭明府視事襄垣既先其所急者餘漸以次興舉歲三周而邑之舊志曠七十餘年不修者復庚續之衰然成完書請序於余余惟襄垣之名舊矣縣於秦一改於新莽未幾光武興仍易亭而縣以至於今未之有改也中閒或爲郡治或爲州治唐武德三年分置甲水縣六年割沁州之銅鞮來屬九年又省甲水入焉是則今之封域較兩漢爲尤廣我朝

列聖相承德洋恩溥羣生澍濡以蕃以育故生齒日益眾物產日益豐此亦官斯土者之厚幸也挽之以淳樸

示之以德教使盛者得常保其盛夫非賢有司之責乎
矧今三晉大吏竝皆體

上德意廉公仁明一以拊循愛養爲本則爲令長者無
掣肘之患束溼之虞於此而勉爲循良當易易也歷代
如龔黃卓魯之流垂名史冊可爲後法者吾無暇疏舉
卽以襄邑言之是趙襄子之所築也襄子知罷民力者
之不可以守也浚民膏者其民必不吾與也以尹鐸之
爲保障不爲繭絲其民必和有急而往依之其知所取
舍也若是則其政從可知矣若夫春秋時邑於銅鞮者
是羊舌職之子而叔向之兄羊舌赤也孔子但稱其語
默得宜其於政也雖不若叔向之卓然著見然而孔子

又嘗惜之云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使非實有善政及於民聖人其肯輕許乎且觀當時之稱之者卽其字而繫之以邑曰銅鞮伯華夫大夫之有邑者多矣不能盡若是伯華之以銅鞮著也是卽朱邑之桐鄉黃霸之潁川也然則興化致治端不外求卽以此二人者爲師法有餘矣余嘗與禮闈分校之役得鶴亭之文而善之久習其人知其爲悃悞無華者也由此而爲循良吏殆庶幾乎斯志也亦盡職之一端也旣嘉其成且因以致吾期望之意鶴亭勉乎哉

弟子武進臧鏞堂在東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五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序

四

新校說苑序

庚子

漢禁中先有說苑一書而子政爲之校讐奏上號曰新苑余向閱文獻通考疑新苑爲說苑之譌及後得宋本此書前有子政所上奏云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向書民間書互校讐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更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然後知余向之所疑爲妄也宋本自勝近世所行本然亦多錯誤今取他書互證之其灼然斷在不

疑者則就改本文而注其先所譌者於下使後來者有所考若疑者兩通者則但注其下而已此書之言治術略備矣人主得此亦足以爲治矣其中傳會淺陋者誠不能盡無然非有害於治道也宋曾南豐譏其不能擇其所學以盡乎道之精微夫向之所事何主而可以精微語之哉昔郢人有遺燕相書者誤書舉燭燕相得之以爲欲其舉賢賢者所以爲光明也於是任用賢者而燕國大治以此觀之雖其傳會淺陋者誠善用之安在不可以爲治而況其大經大法格言正論之比比而是哉蓋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諒夫若南豐氏者可謂好爲高論而不切於事情吾不知此書之外

曾之所謂精微者何等也牛溲馬勃良醫兼收而待用
焉今必曰空青鍾乳也不當其疾轉以速死故夫南豐
之言不足以病子政也顧西漢之末外戚方盛而宗室
疎遠至不合得給事朝省子政忼慨奏陳載在史冊今
其書乃云秦信同姓以王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
國亾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斯言
也不幾於以水濟水乎蓋亦先所有者己以同姓之嫌
轉不得而私削之削之恐小人益得以行其讒慝也且
以秦爲信同姓亦未然此書第六卷中有蘧伯玉得罪
於衛君一條他本皆脫去唯宋本有之又按禮運正義
云說苑凡能字皆爲而字余求之殊不多見蓋爲後人

輒改者多矣校讐既訖略書其所見如此 乾隆四十
有五年正月十六日書

惜陰錄序 丙申

江陰徐青牧先生篤學力行之君子也生平於易於書
於詩於春秋於三禮於四子書皆有注解而皆以惜陰
錄名之今此惜陰錄八卷者乃先生鞭辟進道之語閒
亦釋經而不主於一經蓋倣明儒薛敬軒讀書錄而爲
之起於康熙十五年至十八年四年中之日記也觀其
提撕警惕一念不敢自恕一刻不敢少墮實有見夫理
之不易純而欲之不易淨也故其詞多危余讀之懔然
蓋常人鮮有能自見其過者日復一日如痿痺之人不

復知痛其生也不知其所爲生其死也又安知其所爲死大數將至奄然盡耳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無過惟聖人能自知其過一毫與天地不相似是亦聖人之過也於無過中見有過有過而能復之於無過斯然後可謂之聞道聞道豈易易哉道之難聞也過之不易無也聖人猶憂之況學者乎聖人之假年亦聖人之惜陰也學者苟不求寡過則已欲求寡過則惡容不惜陰先生常以理欲之消長自體驗功力之進退自程督恐懼懲艾之意畢見於辭而世之泄泄然任歲月之如流而莫之省悟者不亦大可哀乎先生之言視之若無甚深邃而要其

克治之嚴良有可警發後人者余是以錄之將奉為鍼石焉先生名世沐字爾瀚 鼎革時其父以布衣偕弟兄咸死難先生時年十二作此錄時年四十三矣後享年八十餘乃終錄當未竟而余之所見則止此豈其後專於釋經而於此遂不復有所庚續歟是書有其友張德生點勘亦能貢直言今采擇一二注其下卷數亦余所分也乾隆三十八年

朝廷求訪書籍江寧方伯吳興閔公為鈔其諸經解共

四十九大冊進呈始知中有缺卷 周易惜陰錄缺三十

易家諱義錄缺第六一卷詩經問其家不知也是書以未

惜陰錄缺第五六七共三卷經整比故未及鈔錄同進

遠異錄序 己亥

道一而已如射者之有的焉如工師之有規矩準繩焉
故人之爲學必先志於道志道則不爲他岐之所惑望
以爲趨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其至焉者聖人也未
達一間者大賢也或資力之所不逮舉之莫能勝行之
莫能至而軌徑勿失或遠或近而皆有可造之理高明
中正與聖賢共此一途而決不爲下流之歸聖人自言
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學正所以志道也志乎此則凡動
靜語默酬酢往來縱極境遇之不齊經權常變千形萬
狀而皆不離其宗否則學非所學卽志非其志而顯然
與吾道背馳而不悟或有推援比附似是而非而卒不

可與入聖賢之路則終其身與道異趨矣異非獨楊墨也釋老也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故聖人於古今之判君子小人之殊似是而非之辨往往相衡互校昭昭然如別白黑此其愛人之深指示真切唯恐其或蹈於邪致終身沈溺而不能自反故明乎其異乃益見道之正之所以可貴也顧道者與天無極終古而不變而異者之情狀又往往與時遷轉幾於不可勝窮故三代而上異端惟楊墨三代而下釋老之熾更甚焉至程子則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有儒者之學詞章訓詁則異於儒者矣朱子有雜學辨謂二蘇張呂也其時象山陸氏亦自以其學爲學相抗而不

下明以來則又有姚江之學江門之學此皆顯託於吾道而實則爲聖學之蔽其不惑焉者蓋寡若以近今士習而論又似與古之異者殊焉不詞章不訓詁亦無所專主以求必勝并亦不志於管晏之功利而或泄泄以嬉或僕僕爲役此亦主持世教者之所當隱憂也朱子理齋守正之士也示我以所輯遠異錄一編條分縷析證之以儒先之言灼然知異之不可爲已夫異者不能禁其無異唯有志聖道者必亟思自遠焉而異者亦將以漸化焉故孟子則曰息曰拒曰放理齋自度其力未可遽及此但曰遠之而已異者遠則可以踐聖賢之途而莫吾梗者寧患其行而不至邪若夫世之自異者未

嘗不欲挽之而不可與之爭勝於口舌之間正身其本
已由是以爲教則惟使人知恥乃可以救之蓋恥可以
鼓怠者而使之銳以進可以消競者而使之縮然卻也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恥亾則國之一維失矣理齋之遠
異豈將獨善其身而已乎吾故以此質之治人者卽其
所以自治者也而又何讓之與有

李東昇勸善書序

庚子

國老庶老皆有教人之責者也教人則必以善以善欲
其從化夫欲使人從化則必取其易知而易由者人之
情莫不欲趨利而避害聖人知之故有易以告其吉凶
亦因其情而導之而未嘗謂趨避之必不可也善者人

所同好而天之所必祐也不善者人所同惡而天之所
必殃也以未定之天觀之似亦有不可信者迨其或遲
或速而無定者卒歸於有定故何以謂之吉善是也何
以謂之凶不善是也較利害而審其趨避時或至于相
反就善惡而定其趨避則萬無一之或爽也爲士者誦
詩讀書必將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言而
精思之以蘄至於無所爲而爲然非可以此槩之四民
也故中古以來勸善之書不一而就其約而易曉者往
往能令民鼓舞踊躍震動恪恭而不自知其旨不悖於
大道而化民之效或更捷於詩書禮樂之爲功是卽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擇人象胥也何可廢也

吾里有李翁東昇者善人也今其年躋大耋矣是古之所謂庶老坐於左塾而以教里中之子弟者以翁當之無愧色矣翁平日既樂於勸人爲善茲更擇勸善之言最切者板而行之蓋欲使人人易知而易由也吾知從化者必多矣夫不求一身之適而勤勤懇懇欲率人而同出於善是卽聖賢之所予而亦官師之所宜旌者也使讀是書者而皆若翁也則善之量於是益推衍於無窮也已因敬書其端如此

硯北雜錄序

辛未

晉傅休奕有言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孔明見之蜀志亦稱向巨達年踰八十手自校書刊定謬誤

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
不干時事載籍中如此二人者不恆有吾乃今得見之
於崑圃先生先生今年亦當胡孔明向巨達之年矣而
其學亦無不相似吾竊於先生之行事而知先生之學
非近今之所能及也先生任山東提學時於潛德績學
之士亟亟表章之唯恐不至若安邱劉直齋源淥之讀
書日記濟南張稷若爾岐之儀禮句讀鄒平馬宛斯驥
之釋史皆宇宙不可少之書今皆盛行於世而其源則
自先生發之又嘗主江南試副者適以憂歸先生一人
入闈合通場萬餘卷而徧閱之初得任翊聖啟運卷若
不可於意已從分校者請取而覆閱乃亟稱善卒拔之

至今人士以爲美談噫此非識之精而中之虛者能然
乎夫識不精中不虛則是非鮮當而有固執之患學雖
博君子亦奚取焉先生師友皆當世名流然或各持一
意格不相入而先生獨能不執一見唯善是從是先生
之學之博皆先生之識之精中之虛爲之而非夫人之
偶有一得沾沾自喜者所得而竝其美也今諸老先後
徂謝而先生獨巋然健在優游歲月恆手一編是諸君
子之菁英不盡泯滅於斯世者皆於先生是賴然則天
之獨昌其年於先生者豈無意哉適先生屬文弢編校
硯北雜錄竟遂漫綴數語於餘簡云

新刻金薤琳瑯序

戊戌

宋考據金石文字者其傳有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凡數家之所證引其疎密短長今姑無暇衡權而論其大體要必以番易爲最善蓋三家或偶舉一義或偏撮數言而唯隸釋之作則全寫其文亦悉摹其形闕者具著其所闕多寡之數雖灼然可知其爲某字者亦勿之益後之人撫其遺文而讀之則時代之升降文章之淳漓字畫之正變事迹之詳略體式之異同雖去其人千載之遠而其面貌若可彷彿而得但謂可資以質正史傳此猶屬一隅之論也明人南濠都元敬氏亦著一書名曰金薤琳琅所錄一以洪氏爲法而以所及見者爲斷蓋都氏生後於洪又數百年愈遠則剝泐愈多固其理

也嘗見薛尚功鄭漁仲所載石鼓文班班可讀豈當時果能完備若斯哉又如瘞鶴銘邵興宗張子厚之流亦各以意屬讀故彼此差齟而莫能相一競逞私智妄爲附益則何以取信於後識者病焉都氏固無此失所微不足者其點畫不悉依本文而每易以近體且閒有不審致譌者故諸家徵引其書而亦不恕其誤吾鄉汪子荻江家有此書惜其致力之勤而以微眚爲累於是取所藏石刻自獵碣而下字字比較一還其本真亦有洪氏闕而今本有者吾始亦疑之復取其榻本參對果不誣蓋榻本容有精獮之不同而且一經剪裁并先後亦有不能盡合者今則取而悉正之且明著其說甚矣汪

子之爲功於都氏者非淺淺也世所傳鐵網珊瑚亦云
出自元敬近年以來有爲之板行者顧謬加改易舛謬
顛錯至不可讀於所集趙希鵠何良俊盛世泰諸人之
書復一概抹撥而以爲都所自著蓋余所見雕本之書
無有若此之荒唐者夫同一都氏所著而其謬若彼其
精若此殆有幸有不幸焉古云傳之其人信乎傳之不
得其人猶弗傳也若汪子者信其人也夫刻旣成弁數
語於首實爲是書慶所遭云

庚子銷夏記序

辛巳

庚子銷夏記者北平孫退谷先生評隲其所見晉唐以
來名人書畫之所作也鈞元挾奧題甲署乙足以廣見

聞而益神智其鑒裁精審古人當必引爲知己余尤愛其有恬曠之懷蕭閒之致雖今昔聚散之慨所不能無而亦不至吝情太甚以視趙德父之欲求適意而反取繆慄者固不同哉曩余於黃崑圃先生家見退谷手書幾輔人物志彙數十幀秀勁可喜此書自云晚得米襄陽墨蹟始悟晉法其書之工宐也退谷萬卷樓藏書今大半在黃氏昆季家而記中所載之縑素卷軸又不知散歸誰氏其所著書如格致錄學典崇禎山書天府廣記皆在刊本之外此書余當時未之見或偶遺之未可知也庚子歲爲順治十七年退谷是時年幾七十矣旣耄猶能以好古著書自娛又歲一周而爲壬子當康熙

之十一年更爲尙書作集解隱然以伏生自喻論者雖不之許然與退谷同時人有初亦矯矯自附正人而垂老頽放惑以喪志猶復吁嗟憤懣進退無據徒貽後人之嘲嗤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也鮑子以文媚學好古汲汲如恐不及其搜集先哲遺文甚富得是記校讐完好鄭子弗人雅有同志讀而愛之相與謀壽諸梓旣成請子弁其端余惟退谷負當世盛名居輦轂之下四方士大夫多樂從之遊故能致天下之奇珍祕寶以供其題品其後吾鄉有高澹人詹事供奉內廷日久得見祕閣之所儲而未及記迨家居以其所寓目者輯爲江村消夏錄亦此書之類也士之欲網羅舊跡摩娑玩

賞以振發其耳目者何限而力不能如二公但據所云
云者觀之猶當有所會焉且以金石之堅也有時而剝
而泐況於楮墨絹素之芟芟者然則古人之名筆或不
盡傳而是書得傳其亦古人之精神所寄矣是二君刻
是書之意也夫

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序

乙未

字內事不勝知也山川都邑不能以盡歷也必身親之
而後知則其遺知也多矣是故與委巷之褐夫語所得
幾何不若之乎通國大都接搢紳先生之餘論始足資
其聞見也與牖下之鰥生語其所知不過閭井之間一
旦見宦遊而至者與夫行賈於四方者奉使於絕域者

道其所經風土習俗人民物產纖悉備具則了了焉與
身至其地無異況乎聚千百年之名公卿學士各舉其
生平所得力耳目所觸發以相爲賜而曾不少靳朝孺
暮染左采右獲人之神智有不益濬見識有不益擴學
問有不益充實而貫通者乎則昔人叢書之刻爲嘉惠
於學者至也雖然亦有反以爲病者眞僞不分雅俗不
辨或刪削而非完善或脫誤而鮮校讐就數者之中不
完與不校之爲弊更甚以余所見論之如風俗通本十
卷僅刻四卷華陽國志之第十卷本分上中下今僅刻
其下卷而遺其上中方言之前不載子雲與劉子駿之
書趙后外傳之末不載伶子于之語拾遺記不載蕭綺

之錄甚或虛張名目而所載不及本書十之二三或本
一書而錄離之爲四五爲六七此皆足以疑誤後人後
人將何由得觀其全乎至若校讐不精之弊更不可以
枚數吾常以謂必得深于書旨而有餘力者始足以任
此事擇之必其精如三墳端木詩傳魯詩說素書忠經
天祿外史之類勿錄也取之必其雅如百川學海百家
名書所輯之繁蕪猥雜者勿錄也而且勿惜工費一書
必使其首尾完善勿加刪節至于校讐之功如去疾焉
期于盡而後止如此古人之精神始有所寄而後人之
聰明亦有所入則叢書之刻始爲有益而無弊或問余
日子所屬望者今豈有其人乎余曰必吾友鮑君旣荅

或人然未以語鮑也今鮑君果有斯舉先以其目示余凡百有二十種皆善本無僞書俗書得閒廁焉其校讐之精則其曩時嘗刊銷夏記名醫類案等書已有明徵不待言已昔宋吳明可嘗言傳書爲極難當官事易集而無暇自校子弟方爲程文不便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盡力轉以誤人不如其已觀于斯言益知吾之有取於鮑君者正以其深于書旨年力方富而無他事之累又不因之以爲利其書之成必優于陶九成商濬屠隆吳琯胡文煥諸人所集可知已噫自唐以來說部之流傳于今者蓋寡矣安得天下多生鮑君其人而使前人之著作有所藉而不至澌滅也與

弟子上元朱本元禮門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五

抱經堂文集卷第六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序五

先祖春柳堂詩鈔小序

丙申

此先大父書蒼府君之遺詩也府君生七歲而孤家貧不能從師問業母朱太君自教之年十四豆創新愈卽襍被出門爲負米計稍暇則讀書書皆借之人遇所愜意作蠅頭字錄置行篋中旣常客遊遂廢舉子業壹意爲詩不假繩削而自工所交皆一時名士晚年與同好結爲詩社其往來尤密者同里馮公山公景公亭北王公文白郭公庶蕃王公玉樞也詩稿多散失文弨自弱

冠之年多方搜錄綜爲一編於後復請桑弢甫先生爲料檢鈔之成四卷卽今本也府君詩未嘗規摹一家期於達意而止然古風雅淡近律安和絕遠纖縟佻巧之習讀者當自得之文昭幼年大父親自督課授書之隙時時爲說先代立身持家之道及生平所經艱險困苦之狀以相勗厲猶憶府君言少年買絲餘杭山中與館人同行歸晚山路犖确足繭不能亟前抵一空廟館人請府君憩其中已先歸藝松明爲鄉導距其家可數里久之不至府君疑之屏隱處自匿旣而館人來倉皇號呼府君察其意至誠乃出就之每自恨以孤露不能肆力於學常誦所作願違思道晚泣向邠原初一章聲淚

俱下府君言行之詳有先考所述在今因檢點遺編覺
音旨宛然在耳故輒以所聞者附贅之昔詩書乃夫子
手定而其後人安國穎達爲序之文昭是以不避狂簡
撰爲小序猶前志也獨不能爲浣花之宗必簡斜川之
繼老泉以是爲無窮之愧耳

汪津夫先生詩鈔序

甲午

先生名鑒字惟一一字津夫姓汪氏唐越國公之後也
先世自新安徙餘姚當明神廟時有諱秉懿者爲宜興
之下邳巡檢與二子樹敏樹政領土兵殺賊眾寡不敵
死焉二子奮擊殺數賊奪得父尸上官匿其事故不著
幾傳而至先生父任雲南晉寧州吏目先生隨之官父

卒歸費無從出曩時遠宦不幸而死者率火化之負骸骨以歸先生不忍晝夜悲慟聞者爭相仗助始得奉母挈弟扶柩歸里舟入漢江遇風將覆先生號泣呼天幾同袁昂之誓而竟免廉范之危人咸謂誠孝所感余師桑歿甫先生極重之與同事邑大儒勞餘山先生又因桑以交先君子道誼相孚先君子兄事先生如同氣焉先生閒買舟上錢唐就先君子宿余方總角卽樂親先生效越語先生不之責每爲解顏以英異見賞弱冠後數以事至姚江輒朝夕先生所先生賣藥於城北之周巷門臨小溪屋後小圃植梅花此所謂梅津草堂者也好畫梅乘興揮洒別具生趣善琴作中州雅聲恬澹冲

融一洗俗響之陋不樂治舉子業干仕進而獨喜爲詩
觸事抒情磊落傾寫不屑與文人墨士較正拙於字句
之間然真氣旁薄陵轍一切豪邁之性躍然時露於楮
墨之表自非曹蜍李志一輩人所得望其項背也自余
成進士歸而先生墓草已宿子孟傳以貧客遊周巷經
火後并草堂遺址亦不復可辨爲唏噓久之此詩二卷
桑先生所定謂足以見其人桑先生於生平交舊或爲
之誌或爲之傳皆見本集中晚而序先生詩不及入集
余故摭其大畧以補之先生嘗修家譜辨汪姓非出於
汪芒氏援據甚確其先世諸節義事亦賴以表見云

戴剡屏定邊雜詩序

名元夔乾隆辛巳進士
乙未

昔唐姚合以武功簿攝縣事詠其風土至三十餘首後
歷官雖顯而人猶以姚武功稱之顧武功在唐爲近畿
地其風俗物產與他郡縣無絕殊而合之詩上之無所
歸美於其君下之又不能表彰勳德傳述其邑之舊聞
詩雖多奚裨焉今刻屏戴君之宰定邊也甫下車而得
絕句百首定邊爲延綏門戶自勝國以前皆屬巖疆其
外卽衞夷也明制文有監司武有副戎以其相彈壓其
重可知矣我

朝大一統之盛奔走臣僕罔有內外鄂爾多斯在衞中
最爲恭順疆圉晏然康熙三十六年

聖祖親征厄魯特曾駐蹕斯地眷戀舊勞臣邑人趙良

棟遣皇長子弔祭經理其妻子備至邑故爲定邊營

世宗時始改爲縣兵額視前明減十八九及我

皇上深仁厚澤澍濡含育戶口滋息嗚呼盛矣君也瞻
行殿而歎儉德之隆覩和耕而識昇平之福於篤舊旌
忠則備著 君臣一體之深恩始終優卹之盛典更鑒
於前明之寇患而益慶幸於百年休養之深其頌颺有
體如此訪邑中節義之事奮筆爲闡幽以及隱者藝之
工者方外之勤於其教者咸甄錄不遺焉至鳥獸草木
之異可以廣見聞者亦以餘力及之邑故無誌是詩也
非卽是邑之誌乎此固非武功之所得而媲美者也君
在縣僅四閱月以憂去官踰年卒於長安君室姚夫人

理遺篋得完篇僅九十四首鈔之以傳餘尙改竄未定
噫明之大盜張獻忠實生斯地流毒天下宜有歎恨而
懲戒者君詩中顧不之及此豈卽在所逸篇中邪雖然
彼獻忠何足道而邑之大事實賴是詩以傳使後人稱
君爲戴定邊以配姚武功有過之無不及也

靜志居詩話序

丙申

秀水朱竹垞氏輯明詩綜百卷薙前人之叢猥而正其
譌者也其載諸家論說詳矣至其所自爲說則目曰靜
志居詩話意其必有成書然未之見也余謂古今詩人
小傳嘗有鈔出別行者朱氏詩話似亦當爾但載在詩
綜內則其所稱引舉目可尋其所增成辨析亦參互易

見今鈔出自爲一書則於辭義閒有不得不少加增損者乃以餘閒就爲整理錄成二十二卷導高楊張徐之源疏李何王李之派杜公安竟陵之濫其持論視前之人爲近正焉余是以樂爲著之 乾隆四十一年嘉平月四日東里後生盧文弨序

江慎修河洛精蘊序 乙巳

道在天地開始也惟聖人能通之故圖書啓而卦象生於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爲創也其實因也孔子贊易知卦象之本於圖書故於大傳具明之劉歆始以爲河圖授羲義因之而畫卦洛書錫禹禹因之而演範歧而二之其說顯背於聖人孟堅則知其相爲經緯表

裏矣然亦不能言其詳中間失傳至趙宋諸儒出而後大著後來儒者漸推漸擴或縱或橫因其體以究其用而圖書之妙作易之旨乃更發前人之所未發是非前人之智有所不逮識有所不到也而論說或有所未及者蓋當其時理適如是而已風會日開智慧日出更加以引伸焉參伍而錯綜焉舉天下之事物物無不有以要其歸於是左之右之皆逢其原一散而爲萬萬合而爲一其理可不外索而得使天之所以開聖人聖人之所以垂示後人者其道益大彰顯於時是乃聖賢格物致知之學不得視爲懸遠者也向者吾友戴東原在京師嘗爲余道其師江慎修先生之學而歎其深博無

涯涘也無使轍之便竟不及其在日一親炙之其著書甚多流傳於世者尙少近歸安丁子小雅館於新安始攜所著河洛精蘊內篇三卷外篇六卷見示受而卒讀凡夫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蹟罔不摘抉而呈露之於宋儒邵子朱子之說益加推闡更蒼萃明代以及近時諸人之議論而斷其是非如數白黑然洵可謂大而能該襍而不越者也通天地人之謂儒非先生之謂乎余於前人若劉長民胡庭芳黃石齋之書亦嘗咀嚼焉愧未能以竟學吾師桑菽甫先生學於姚江勞麟書先生勞先生之學一本程朱以致知格物爲首務故其說河圖洛書也理與數俱昭晰無遺卽猶而至羽毛鱗

角無不究其形象較其同異推論其所以然之故其以布衣終老於鄉里亦與江先生同異哉天不愛道乃使夫二人者皆有以得聖人之精之蘊而道庶幾乎萬古不終晦矣勞先生之書吾師既壽之黎棗矣今江先生之書旌德黃君雲甫復版行之使有志於聖學者得循是而有悟焉是其爲賜也大矣豈獨有功於江氏已乎

戴東原注屈原賦序

丁丑

吾友戴君東原自其少時通聲音文字之學以是而求之遺經遂能探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既著詩補傳考工記圖句股割圍記七經小記諸書又以餘力爲屈原賦二十五篇作注微言奧指具見疏抉其本顯者不復

贅焉指博而辭約義拗而理確其釋三后純粹謂指楚
之先君夏康娛以自縱謂康娛連文篇中凡三見不應
以爲夏太康宓妃之所在及有娥有虞皆因其人思其
地冀往遇今之淑女用翰寫其哀無賢士與己爲侶之
意九歌東皇等篇皆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九
章無次第不盡作於頃襄王時懷沙一篇則以史記之
文相參定薜荔拍兮蕙綢王逸釋拍爲搏壁近代多不
知此爲何物乃引釋名搏壁以席搏著壁增成其義其
典確舉類此夫屈子之志昭乎日月而後世讀其辭疑
若放恣怪譎不盡軌於正良由炫其文辭而昧其指趣
以說之者之過遂謂其辭之未盡善戴君則曰屈子辭

無有不醇者此其識不亦遠過於班孟堅顏介劉季和
諸人之所云乎余得觀是書欲借鈔旣聞將有爲之梓
者乃歸其書而爲序以詒之且慫恿其成云

戴氏遺書序

戊戌

千古之業不爲一時之榮而其道有兼得者則以遭際
盛時蒐羅拔擇不使魁磊宏碩之彥終沈霾於草澤於
是出其所學上可以契於

君而下亦可以孚於友以視槁項黃馘而一命未沾平
生辛苦著述難必後世之有子雲者其幸不幸何如也
吾友新安戴東原先生生於顧亭林間百詩萬季野諸
老之後而其學足與之匹精詣深造以求至是之歸曾

有真得故能折衷羣言而無徇矯之失其著爲說也未嘗使客氣得參其閒冷然而入豁然而解理苟明矣未嘗過騁其辯以排擊昔人而求伸其說其爲道若未足以變易當世之視聽而實至名歸一二名公卿賢士夫洒然異之聲譽遂隆隆起

天子開四庫館以網羅放失讎校之司必得如劉向揚雄者方足以稱

上指東原用薦者以鄉貢士起家入館充校理

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 廷對游升翰林天下士聞之咸喜以爲得發抒所學矣閱四三年而東原以勤於其職致病竟不起此又天下士所爲同聲惋痛者也東原

在館校定大戴禮記水經注五經算術孫子算經等書
既已官爲版行而其遺書尙夥或不免有零墜之患意
獨竊竊然慮之今年春得曲阜孔君漢谷書則已爲之
開雕以其先成若干種寄余余於是大慰東原於是乎
爲不亡矣蓋人能爲可傳而不能使後世之必傳況乎
學樸知希不知則不愛不愛則一聽其紙剝墨敝鼠啣
蠹蝕而無官爲之收拾古今若此者多矣漢谷嗜學若
飢渴之於飲食尤好表章古人之遺文墜簡嘗校梓唐
人所爲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訛者正之疑者闕之東原
見而喜其精審爲之作序固宜其臭味之無差池也今
不以死生易慮而亟爲版行其遺書以公諸天下之同

爲是學者使諸老師碩儒一綫相延之緒不墜於地而
常有人焉踵起代興以益光我

朝右文之盛治其功良偉匪特不負良友而已東原之
書出天下後世必有能闡揚之者余是以不爲東原惜
而且爲東原幸轉以惜夫古人有是學而或不遇其時
當世又無知己以致灰飛煙滅徒有其目而卒不得見
其書者之尤可歎也

孔百城補杜氏釋例世族譜序

甲辰

杜當陽旣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又著釋例四
十卷其長歷本之劉洪乾象歷地名本之泰始郡國圖
世族譜本之古史官世本今惟集解盛行而釋例幾隱

隋志僅十五卷疑亦未全之書曲阜孔農部蒨谷訪得長歷地名兩種善本先梓以公諸世而世族譜則殘缺特甚長公孝廉百城廣杖有意補之凡二十九國又小國四十四國其末以古人名譜終焉所采輯多據孔氏正義他若馮氏之名號歸一圖并近代馬氏之世系圖名氏譜程氏之春秋分記雖皆不能無所失然亦擇其是者而從之於是此書乃粲然復明於世余惟譜牒之學古人所難三王以前固難考已若當春秋之時交際往來紛紜錯雜經與傳殊卽傳之中或名或字或爵或謚亦無一定使不爲之甄綜而蒼萃之其能三桓七穆條疏無滯者幾人哉考崇文摠目有唐人演左氏謚族

圖五卷明焦氏經籍志尙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謚族譜一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一卷近亦多未見雖然由唐而來其可訂補者今皆備於斯矣固亦無藉於諸書之參證也百城索余序諾之有日不果作今忽聞農部君新棄養其志業之未竟者深有賴於後之人此書亦其一也因亟序而歸之余之所望於百城者大蓋不僅以近時虞山毛斧季晉江黃俞邵輩相比擬而卽爲子道之無忝也

重刻何註孔子家語序

丁亥

孔子家語惟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本爲猶見王肅之舊考之唐人註書所引合者爲多然譌舛亦復不少此

外刻本皆刪削不完失其本真余試郴州日有明何文簡公後人泰吉以公所註孔子家語來上註簡覈明切其徵引諸書同異復極詳備其家欲刻是書然鈔本譌脫至不可句余惜其功力之徒勤也許爲校訂至年餘乃粗就緒而官齋所有之書不多其所不知猶闕如也何公此本當亦綴緝而成由其未及見毛氏本故耳然顏師古註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云非今所有家語也則唐以前其本業已不同吾又惡知何公所據之本之非古邪公又嘗註大戴禮問其家已失之故不能竝梓以行世今泰吉唯恐此書之復失墜也兢兢寶護唯謹又力爲之表章於世使爲人子孫皆如此則其先

世手澤咸可無散佚之患已何公序此書年月不同今從集作宏治但註中載有正德年所上疏故別本有題正德者然固無妨序先出也註所未備閒爲補之并偶附管測於後與本書不相淆亂愜乎何公不作不獲一就正之其能無遺憾也哉

新雕柳仲塗河東集序

乙卯

聖賢之所以垂世而立教者莫著於六經後人誦法六經闡發聖賢之微言大義以啓迪夫後知後覺者於是著而爲文此文之所以爲古而始足重於天下然則所謂古文者非古於辭之謂也言古人之言此文之所以古矣宋興承五季經學廢絕文章骯髒弊極之後有能

卓然特立不爲風氣所囿奮力直追古之作者以求其所以立言之旨而一本之於經術示天下以正路之當遵而使後來之間風而興起者益張皇而揚厲之天下事作始也難承藉也易人但見後來之闕肆彪炳浩博無涯涘而因有狹小前人之見以爲氣鬱轆不宣通辭艱澀不流暢幾使不得與於立言之數噫此豈可謂善於知人論世者哉吾於宋初柳仲塗先生之文而歎其能近於道也其言曰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也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於民哉又曰吾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之所爲用心者不敢

安於是棄俗尙而專古者非樂於人而取其貴者也獨
宜其自知而自樂矣又曰吾初名肩愈字紹元旣肩且
紹矣懼其畫也又欲進其力於道故易名曰開字曰仲
塗謂將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
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於吾也吾欲達
於孔子者也其言如是可以觀其志之所蓄而文之有
本矣孔子曰狂者進取周子曰賢希聖有志之士自當
以聖人爲師安得怖其言爲河漢也其文集好事者雖
相鈔傳而無有任剗刷者今蘭谿柳生書旂承其尊人
之命得善本而付之梓此非但一家之書也學者觀此
可以廣己而造大必先足乎己然後可以及於人而古

今聖賢垂世立教之心得以絲絲繩繩相繼於不墜是
斯道所重賴者也豈獨以其文哉考宋史本傳其居官
也有剛斷之才先幾之識治績舉皆有過人者更非徒
託空言以自見者矣後有志士讀其文思其人得不激
昂而思自奮與

吳國山碑攷序 乙巳

吳封禪國山碑孫皓所立在今常州荆溪縣西南五十
里其文始著錄於雲麓漫抄厥後吳人盧公武攷之加
詳焉沈敕荆溪外紀及唐鶴徵常州府志亦備載之然
俱不能無譌誤且其文字可讀者尙多而率皆遺脫蓋
由其地處僻人罕得至但得椎拓本摹之故不能以細

辨也海寧吳槎客客遊宜興好古搜奇不憚危阻嘗再
三過焉於其文之摩滅者咸得審其界埒一一而指數
之合其有文者共得四十一行凡千有餘言與趙氏金
石錄所紀數畧相等他皆不及也於是爲之圖說爲之
釋文爲之攷核辨正并蒼萃古今人題詠及古蹟之與
是山鄰近者咸裒爲一編名曰國山碑攷余觀其首辨
陳壽吳志之誤曰是碑天冊元年所立吳志書於天璽
元年此不辨碑文之過也碑云旃蒙協洽之歲受上天
玉璽乃以柔兆涒灘之歲紀號天璽丞相沈等咸以爲
宜先行禪禮云云則是天璽之前一年也又碑有國史
瑩覈等名覈乃華覈攷本傳以天冊元年免官益知不

在天聖明矣其言鑿鑿有證據類如是皓所立碑又有
所謂天發神讖者今度江寧學宮康熙閒祥符周雪客
嘗為之攷矣此在通都大邑得見者多而是碑久隱翳
於榛莽虎豹之區微槎客之天機清妙興寄高遠者為
之一抉其祕即今何由得見以證昔人所紀之誤哉雪
客所為攷秀水朱錫鬯為之序今槎客之書實遠勝於
雪客本不待余言而余之視前輩復不逮遠甚聊因相
厚之意遂為之引其端寧足為是書增重哉 乾隆五
十年正月十日盧文弨序

居官必閱錄序 丙子

天下有生而嗜殺人者歟無有也至當官每敢為殺人

之事刑罰不中此特其一耳水旱之不恤賦役之不均庶事之不理舉皆可以殺人苟非殘酷不仁之極推其本心豈樂於爲是者及其爲之則又若迫之以不得不然是何也毋亦利害之見殺於中而有重於去官之心也歟古人有言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斯豈獨治獄爲然哉夫爲身計卽不暇爲小民計以爲利可苟得而害可苟免也然其實正大不然以予所見近世行事多矣閒歷觀史家所載天人感應之理益彰彰焉每欲輯古今吏事係勸懲者爲一書及見葉氏此編乃先我而爲之眞爲治者之龜鑑也因卽元本畧加校讎重梓之以廣其傳然此豈徒以冥冥決事哉

今天子惠鮮懷保唯恐一夫之不得其所仁心仁政駕漢文景而上之凡封疆大吏以及郡縣之長循良者膺顯擢貪酷者被重譴然則擇術者將何從乎夫爲循吏者有賢名又法之所賞也而其子孫俱被其澤爲酷吏者有惡名又法之所惡也而其甚者身死妻子爲戮此雖至愚亦曉然於利害之數不同若是縱不爲民計亦當自爲計夫利害之說儒者所不道乃臨事而是非熒惑好惡貿亂此其智居何等也夫眩於利害者還以其事明之子故喜斯編之有功於世甚大也若乃徒慕輕刑之美名而適以縱姦養亂此正朱子所謂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耳豈非殺人

之尤者哉予既推廣斯編之意而又爲明其指如此庶讀者可無誤焉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壬子

雙聲天籟也童兒婦女生無石師而矢口成音無不暗合者古人制物之名制事之名與夫形容彷彿之辭罔或不由於是蓋一本於自然而非強也若其聲之同部連用者謂之疊韻則又顯而易明者矣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云情發乎聲聲成文謂之音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鄭氏謂宮商上下相應單出爲聲雜比爲音今取唐虞之詩攷之舉未有不然而者本自抒其情志而律自隨之耳三百首篇窈窕爲疊韻參差

爲雙聲其他不勝枚舉後人始以字母求之而作詩者
初未嘗勞勞於是也唐杜少陵固所稱細於律者故能
不失乎和聲成文之遺意後人習其讀而置其律之嚴
於不問烏在其深於杜也海昌周君芑兮於是有杜詩
雙聲疊韻譜之作舉非余肄業之所嘗留意也蓋自童
年就塾以來音沿鄉俗迨長卽不能變其所習嘗見何
杞瞻先生之評李義山詩凡句中雙聲皆一一標舉之
并有隔一字兩字而遙應者友人中如戴東原震段懋
堂玉裁吳槎客騫錢學源塘獻之址兄弟錢廣伯馥咸
所通曉余雖浸淫涵濡而卒無暇取古人之詩一一辨
其離合也今周君之爲是譜也浣花之外又徬及諸家

其勤勤如是蓋欲明乎詩之本旨由少陵而溯三百以示後人之所當宗庶乎志和音雅而舉合於律將見詩教之益盛也或曰詩以言志達情爾如必拘拘於是得毋舍本而專治其末乎余曰不然彼不能詩而強爲詩者卽逐字以求其孰平孰側也尙難而能詩者初未聞其如是也彼詩人之以雙聲與雙聲若疊韻之相爲配偶也亦如諧平側之一出於自然而已非強探力索而始得之也又何害乎性情哉蓋上古人人皆明之故不必言至六朝乃始有明言雙聲者南人若劉勰北人若楊銜之其書可攷也今人苟不知此亦爲闕事矣周君此書已有王光祿錢詹事爲之序矣余又徇其請而爲

之將使人謂余強不知以爲知也其又奚辭

輯盧子幹禮記解詁序

庚戌

余壯歲見朱子之言曰後漢諸儒說禮甚有功而於吾家子幹且獨舉其名意竊慕之攷後漢書本傳載其作禮記解詁而隋唐志皆云禮記注當由後人改易本名其卷則二十諸書略同後人無傳者余思就所見纂輯而服官少暇繼又奔馳道塗終於不果歲月空擲念之未嘗不內熱也武進臧生在東研求遺經志甚銳力甚勤慨然補余之闕日度不盈六十而所輯已哀然成卷錄以遺余余得之喜甚凡諸經之義疏史籍之所載無不摭拾卽衆家相傳文字音讀之異同一字一句罔有

遺棄而所可見者乃不及十之一豈不甚可惜哉當日
子榦與鄭康成同事馬融今鄭氏三禮注毛詩箋得唐
孔賈諸儒爲之條疏而書大顯餘若周易尙書及尙書
大傳雖已散失而後人爲之掇拾其卷軸猶不甚約乃
於子榦後世至不能舉其書之名莫爲之後雖美不傳
猶幸今有在東其人以英敏之資乘精銳之力不爲則
已爲則必成余爲盧氏後人乃悠悠忽忽以迄於今而
得安享其成幸之甚愧亦甚焉夫子榦有功聖經一生
言行無玷大節炳炳著史策乃明人張璁輩輒妄爲軒
輊黜其聖廟從祀而改祀於鄉吾里杭堇浦前輩有請
仍從祀議在集中其事不果行然公論自在天壤必有

能繼請者豈余小子私以爲氏族光哉因讀此書而併
附及之

爾雅漢注序 己酉

不識古訓則不能通六藝之文而求其意欲識古訓當
於年代相近者求之爾雅一書舊說謂始於周公孔子
而子夏暨叔孫通輩續成今臧生在東從揚子雲鄭康
成之言斷以爲孔子門人所作其爲注者漢有雋爲文
學樊光李巡魏有孫炎爲反切之學所自始是皆說爾
雅者所必宗也今唯晉郭璞注盛行而他皆失傳郭於
古文古義不能盡通往往以己意更定攷古之士病焉
幸李孫諸人說時散見於唐人諸書中其爲郭氏所棄

而不取者說顧往往勝郭在東篤好古義徧加搜輯竄成三卷庶乎遺言之不盡隊也夫時之近遠猶夫州土之各異以吳人解越人之言縱不盡通猶得其六七燕秦之士必不逮焉故吾亦不謂李孫諸人之解之盡得也然其是者必賢於後人所見在東勤勤掇拾能引伸其所長而不曲護其所短由詁訓以通經學斯不難循塗而至矣吾因以知宋人若陸佃鄭樵之更不足尙也與其陸鄭之是從又無寧郭 乾隆五十四年陽月旣望枕東里人盧某序

弟子江寧王德輿求輔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六終

抱經堂文集卷第七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題辭

重校經史題辭

庚午

余家無藏書經史皆不具少時貿貿不知學有本末費日力鈔諸子國策楚辭及唐宋近人詩文皆細字小本滿一篋經則周禮爾雅亦嘗節錄注疏一過餘經及諸史未之及也洎官中書始一意經史去冬卒業周易史記以未見一內府新校本爲缺然今割俸之所入先購得數種冀以次觀其全焉官事隙卽展卷讀之此書經通人學士校讐比他本爲善然卷帙旣多校者不一手

其中亦不免一二譌脫余非敢索瘢指瑕陵掩前人顯
自標異然竊惟書之傳於世相嬗也遠者不可得而見
見其近者今世見宋本者曾幾人惟明世本通行耳後
之君子亦當有井不及見明世所刻者余故復取諸本
與新本校其異同其譌謬顯然則倣六經正誤之例爲
一書其參錯難明則倣韓文考異之例爲一書毛氏汲
古閣本大段可觀至於小小疵類亦易尋求諸本中要
以此爲勝今所據依多在斯小學浸廢六書失真點
畫形誤不可徧舉聊從略焉誠知千慮一得無足重輕
庶幾來者得有所考云

周易注疏輯正題辭

辛丑

余有志欲校經書之誤蓋三十年於茲矣乾隆己亥友人示余日本國人山井鼎所爲七經孟子考文一書歎彼海外小邦猶有能讀書者頗得吾中國舊本及宋代梓本前明公私所梓復三四本合以參校其議論亦可採然猶憾其於古本宋本之譌誤者不能盡加別擇因始發憤爲之刪訂先自周易始亦既有成編矣庚子之秋在京師又見嘉善浦氏鐘所纂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於同年大興翁祕校覃溪所假歸讀之喜不自禁誠不意垂老之年忽得見此大觀更喜吾中國之有人其見聞更廣其智慮更周自不患不遠出乎其上雖然彼亦何可廢也余欲兼取所長略其所短乃復取

吾所校周易重爲整頓以成此書名之曰周易注疏輯
正正字於郭京范諤昌之說亦有取焉余謂其皆出於
私智穿鑿而無所用故一切刊去若漢以來諸儒傳授
之本字句各異已見於釋文者今亦不錄惟釋文本有
與此書異者著焉唐宋人語之近理者雖於注疏未盡
合亦閒見一二焉如欲考經文之異同則自有前明何
氏楷所著古周易訂詁在學者自求之可耳毛氏汲古
閣所梓大抵多善本而周易一書獨於正義破碎割裂
條繫於有注之下致有大謬戾者蓋正義本自爲一書
後人始附於經注之下故毛氏標書名曰周易兼義明
乎向者之未嘗兼也此亦當出自宋人而未免失之鹵

莽正字亦未見宋時佳本故語亦不能全是此則今之官本爲近古也周易舊本獨不載釋文於經注間可無竄易遷就之弊今就通志堂梓本併爲校之輔嗣略例余案頭祇有官本亦就校之噫余非敢自詡所見出正字考文上也旣觀兩家之美合之而美始完其有未及更以愚管參之夫校書以正誤也而粗略者或反以不誤爲誤考文於古本宋本之異同不擇是非而盡載之此在少知文義者或不肖如此然今讀之往往有義似難通而前後參證不覺渙然者則正以其不持擇之故乃得畱其本真於後世也旣再脫稿遂書其端云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題辭

辛丑

此日本國西條掌書記山井鼎之所輯謂之七經孟子
考文七經者易書詩左傳禮記論語孝經也又益以孟
子皆據其國唐以來相傳之古本及宋刻本以校明毛
氏之汲古閣本書成當

皇朝康熙五年其國之享保十一年也古本祇有經與
注其文增損異同往往與釋文正義語多相合但屢經
傳寫亦有舛譌其助語致多有灼然知其謬者亦竝載
入然斷非後人所能僞作也其次第先經次注次釋文
而疏居後其條目有考異有補闕有補脫有正誤有謹
按有畱家諱舊凡明代所刻之本彼國具有間亦引之
而頗譏篇第行款之不與古合其言良是不可以其小

邦遠人而概棄之也其尙書經文更多古字別弄置一冊此皆中國舊有之本遺亾已久而彼國尙相傳寶守弗替今又流入中國讀者當倍加珍惜也其曰補遺者後來彼國東都講官物觀承其國政府之命而復補其所未備者也其同校者石之清平義質木晟三人也余見唐陸龜蒙詩中有聞日本圓載上人挾儒家書洎釋典以行作一絕送之云九流三藏一時傾萬軸光凌渤澗聲從此遺編東去後卻應荒外有諸生觀此足知其相傳唐以來本之果可信也此書余從友人鮑以文借得之猶以其古本宋本之誤不能盡加別裁而各本竝誤者雖有正誤謹案諸條亦復不能詳備又其先後位

置之間頗費尋檢因欲取其是者別為一書庚子入京師又見吾鄉沈菽園先生所進十三經正字則凡譌誤之處多所改正其不可知者亦著其疑又凡所引經傳脫誤處皆據本文正之此出自中國儒者之手又過其書遠甚然所見舊本反不逮彼國之多故此書卒不可棄置也余欲兩取其長凡其未是處則刪去之不使徒穢簡編然今年余已六十有五矣未知此志能竟成否聊書於此以見余之亦有志乎此也 乾隆辛丑正月二日呵凍書

題三立書院所藏通志堂經解卷首 癸卯

三立書院中舊藏有通志堂經解六十函而獨闕其首

帙余蓄意欲補之乾隆辛丑庶吉士介休劉君錫五余小門生也舊嘗監院事其請假歸也來謁余余屬其還朝之日就京師士大夫家借本鈔足并與下一帙令如式裝潢之乃歲餘而書不至余同年友洗馬大興翁覃溪知余將離山西惟此爲懸懸因卽代劉君成之以寄余微翁君之力將并其次帙而亦亡之不轉重余之過歟但書首有諸名人所作序并其目錄尚皆闕如今不及補矣後有同志更爲鈔足庶幾大快也中間林拙齋尚書全解本闕卷第三十四未梓曩友人從永樂大典中鈔得以示余亦未得補入此皆有待於後之人噫此書之能全讀者罕矣唯桐城方望溪先生曾徧爲點勘

其專治一二經從而嘯嘯者尚多有今余雖不及見若人乎然不可不畱以相待也 乾隆四十有八年歲在昭陽單闕壯月望後五日

題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

庚子

考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何邵公撰鄭康成爲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何見之慙乃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公羊卷帙最多而亾最早膏肓後亾崇文總目尙有九卷今三書皆不傳毘陵莊進士葆琛述祖於各經疏所引廣爲搜輯鍼膏肓得廿八條起廢疾得廿八條發墨守得五條邵公當日專欲伸公羊然公羊理本短圍於

鄉曲之見而朝廷典故不能周知所以一經輸攻而壁壘已摧後人亦不能復爲樹立以與兩家相抗拒此其亾之所以獨先也歸安丁孝廉小雅鈔得莊書并得朱石君學士前任晉藩時所進本互相校讐晉本不及莊本採輯之多而鍼膏肓中有一條尙爲莊本所闕余於是竄而鈔之其中小小異同從其長者不復加以識別兩君任其勞余獲其逸設不遠涉烏從見此乎以此置歸裝中大可壯我行色 乾隆庚子小春月

重校關中新刻淮南子題辭

王子

此刻從藏本出載高誘注爲詳不似俗本之刪削然亦尙有一二遺漏者余往年任太原復取藏本細校乃知

書中古字多出錢君獻之所改非藏本之舊也如贍作澹能作耐克作沈讓作攘霸作伯憾作感施作收之類殊可不必其中閒引文昭所說今都不復省記且傳寫不無錯誤定不免為通人所嗤安能一一正之廣陵世講秦太史敦夫好學士也知余別有校本託為傳之此書經江陰趙文學敬夫曦明杭州孫侍御詒穀志祖梁孝廉處素履繩博引詳證足稱善本非余一人之力所能至是因并題數語歸之庶不沒其所自

題張之象注鹽鐵論 庚子

此陽湖莊太史本以永樂大典校勘增多九十餘字其異同處亦據以改正可謂善本矣力耕篇故乃賈之富

大典作故乃萬賈之富余疑萬當作萬此卽漢書王尊傳中所云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西市萬章者也又刺復篇云今當世在位者旣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大典子椒作子叔豈卽孟子中子叔疑其人歟朱子之解自當有本至散不足篇有云聖憂聖飾大典亦同聖字無所考余疑聖憂當作聖憂聖白土也憂古之善塗聖者亦作獲字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有云獲以泥之俗閒本譌作擾阻二字知此作憂亦以形近致譌耳至於人之名字或有異同古書皆然政不必盡畫一明人張之象注此書頗稱詳悉而所引淮南呂覽諸書惟出當篇小號亦有并不著所出者於

抄錄堂文集 卷一
一
本書之誤無所舉正音亦多譌此微爲短也刻成後當
是未經校正故譌字觸目皆是有沈君名上一字同家諱醇者
考其所引諸書一一正之甚有益於學者然此書難解
者尚多其中容亦有可疏通者安得通人更爲之補注
乎

新雕西京雜記緣起 丁未

乾隆丙午之歲爲同年謝少宰東墅校梓荀子旣竣計
剗刷之直尙贖給數金思小書可以易訖工者有向來
所校西京雜記因以授之費尙不足鍾山諸子從余遊
者率資爲助而工始完始余所欲校梓者以漢魏爲限
斷今此書或以爲晉葛洪著或以爲梁吳均僞撰而何

梓爲余則以此漢人所記無疑也說苑新序其書皆在
鐺向前向校而傳之後人因名二書爲鐺向著今此書
之果出於鐺歆別無可攷卽當以葛洪之言爲據洪非
不能自著書者何必假名於歆書中稱成帝好蹴鞠羣
臣以爲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彈棋以獻此歆謂向家君
也洪柰何以一小書之故至不憚父人之父求以取信
於世也邪若吳均者亦通人其著書甚多皆見於梁書
本傳知其亦必不屑託名於鐺歆且均之文卽俊拔有
古氣要未可與漢西京埒則其不出於均又明甚隋書
經籍志載此書於舊事篇不著姓名新舊唐書始題葛
洪且入之地理類似全未寓目也夫冠以葛洪以洪鈔

而傳之猶說苑新序之稱鐳向固亦無害其文則非洪
所自撰凡虛文可以偽爲實事難以空造如梁王之集
遊士爲賦廣川王之發冢藏所得豈皆虛邪至陳振孫
疑向歆父子不聞作史此又不然歷朝撰造哀然成編
所云百卷特前史官之舊向傳之歆歆欲編錄而未成
其見於洪之序者如此本不謂其父子皆嘗作史也洪
以爲本之鐳歆則吾亦從而鐳歆之耳又何疑焉

題春渚紀聞

丁未

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何遠浦城人自號寒青老農東坡
所薦爲武學博士曰去非者其父也今案其書題韓青
老農二字不同未詳孰是此書名春渚紀聞春渚與韓

青皆其所居之地名歟其書十卷中一卷皆東坡事實
蓋其淵源所自見聞爲最確也末一卷記丹藥頗亦似
惑於此者然所言實足以爲貪夫之戒毛氏汲古閣曾
以之付梓第九卷中缺一葉毛黼季後得宋刻始補全
而不及入梓其鈔本尙有流傳者余過蘇州從吳秀才
枚士翊鳳案頭假歸而傳錄之不見有舊人序乾隆丁
未歲四月二十三日鍾山書院長東里盧文昭遂題其
端

三水小牘題辭

壬子

此書同里湯秀才典三於故書叢殘中得之以示余乃
舊梓本作此書者安定皇甫枚也枚在唐懿宗咸通末

爲汝州魯山縣令僖宗之在梁州赴調行在此皆見書中可考者也明嘉靖閒吳中姚樗老鈔是書謂枚於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爲此書此必見枚之自序中不然姚何以知之此序余未之見世倘有見斯序者幸畀余以弁諸首庶尤完善也此書雖多仙靈鬼異之事然所載烈丈夫如董漢勛烈婦人如李庭節妻崔氏殷保晦妻封夫人皆凜凜有生氣邾城令遇賊偷生而下卽繫以崔氏之罵賊被殺此與歐陽傳長樂老而以一婦人相形意亦相似可興可觀有裨世教又如紀夏侯禎事而知神靈不可褻黷紀嚴郃事而知婦女不可入廟其垂戒亦深切矣善讀者當以是求之又案天佑庚午唐

亾已四年矣時晉猶稱天佑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
亦可見此書烏可使之無傳乎

揮塵錄題辭 乙未

揮塵有三錄共十八卷又餘話二卷南宋時汝陰王明
清仲言之所著也宋人於本朝典故前輩言行率能留
意仲言爲雪溪先生銓之次子家庭之緒論賓客之叢
談得之見聞者爲多於眾座中偶舉舊事了了如在目
前甚爲李仁甫九遂初諸公所稱賞其言無私軒輊故
可以爲國史之助實錄院牒泰州錄其書則在當時已
爲世所貴重如此仲言有兄名廉清字仲信年十八著
慈寧殿賦而今賦寧收此篇署其名爲王仲言見此書

乃知其誤仲言所著尙有玉照新志投轄錄等書外聞
所傳多非足本唯此書爲全余是以先錄而藏之篋笥
其餘尙俟續訪冀或得之

題癸辛雜志 乙未

此書江陰楊伯庸敦裕所校畱余篋三年矣前年六月
余病臥金陵城南小樓中以此書作消遣時樓中人尙
無恙也未幾而分飛矣又逾年伯庸亦下世始余無意
鈔此書爲其語駁雜多刺人之短非長者今年復緝此
書見故人手迹班班其勤亦不可沒且稗海中此書多
脫誤不及是本之完善況益以校讐之功不更善之善
者歟大凡君子立身不能使人無毀而不當自授人以

可議之隙舉動之失既以昭著烏能望人之掩覆耶讀此者亦可以自警故余復爲之訂正數字而錄之慨伯庸之不及見也而當時相與卽卽足足於小樓中者亦惟腹知之而已自今余第緘置之亦不忍復讀矣 乾隆四十年六月

對牀夜語題辭 乙未

對牀夜語五卷其前題著書人姓名則孤山人范晞文景文也有馮深居去非序首云景定三年則知其人朱人也孤山之在錢塘者則以林和靖著而此孤山則在今常州靖江縣東北二十里山向在江中明成化時沙合始可陸行立縣亦在此時舊則江陰縣之地也余杭

人不以爲吾邑之孤山而以爲江陰之孤山何徵乎徵於吾友江陰趙君敬夫之言也且余所見本實江陰人所爲梓也是則可信也浙江通志不載此書宜也乃江南通志亦不載則漏也其書則詩話之類也自三百以逮有宋各有論說或取其意之相師辭之相類者而衡推之不入於腐不涉於刻斯其所以可取也歲在癸巳六月坐金陵城南之小樓手鈔此書余婦季揚見余之揮汗爲此不急之務也曰天時正炎君子宜自愛乃鈔僅三卷奪於他事不果再逾月余婦亾後二卷令他人續成之漫置篋中今將裝治之使成帙復披覽一再過情事宛然而歲已再閱也讀書中所引安仁文通樂天

悼亾之句彌難爲情放翁有句云此身行作稽山土猶
弔遺蹤一惘然余亦豈能自禁也

鮑君以文考范景文實杭人今不廢此篇以掩余陋
者一時情景不忍沒也 自記

碧血題辭 丙申

碧血一編紀明天啟時死奄禍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
建萬郎中燦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
應山楊大洪嘉善魏廓園嘗熟顧塵容江陰繆西谿無
錫高景逸江陰李仲達也六先生之集世多有而此則
皆被逮以後及獄中之筆也其後附以天人合徵錄有
燕客所自爲傳隱其姓名故曰燕客天啟五年聞六君

子之獄興乃走燕變服雜北鎮撫司獄卒中得其遺言
遺札且備見許顯純以非刑楚毒諸君子而致之死狀
以著爲是錄也東里子讀之而歎曰嗟乎世事至此欲
國之無亾也不可得矣六君子者楊魏顧三公外一爲
桐城左公浮邱一爲武定袁公熙宇一爲南城周公衡
臺是皆憂朝廷嫉權奄不顧其身而冀萬一之可以挽
救者也卒之勢不足以抗而甘以身爲殉彼奄黨者唯
恐其毒之不至不足以快奄之意不足以自媚於奄而
取容於是以前古今未有之慘毒不以加諸元惡大憝者
而乃以施於諸君子之身呼號宛轉而君不聞血肉狼
藉而君不知斯時之天下一昏暗鬼魅之天下也被自

以爲典茲祕獄外廷莫聞而孰知其諂附憚憊之形與其恣睢殘酷之態卒亦有旁觀者爲之繪畫迨其身旣膺顯戮而其醜名仍流播於天下後世而不可掩雖然若此輩者不能必後世之無有惟在人君不使之與政事而竊國命則奄何能爲附奄者亦何所利而爲之而顧乃驅除其不爲奄者而使之盡爲奄也正氣摧殘公論消沮蟲據腹而身危奄持權而國壞易世而亾豈爲不幸哉書後又附天變雜記但云五月六日不著何年考明史熹宗本紀天啟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死者甚眾五行志火災內所書加詳又火異內則書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載門火神廟紅毬滾出與此皆合但紀作

戊申志一作戊申一作壬寅朔而此則丁未也災異之
 發猝然而至不應中間睽隔數日似當以此記為是又
 有人變述略則紀蘇常二郡民憤擊殺緹騎之事燕客
 自云通天文兵法其人蓋亦奇傑之士而是書首列諸
 忠題云黃煜真次子以為當即其人姓名唯其邑里本
 末則有未能深知耳是書足以備監戒動感發故錄之
 分上下二卷予所定也

史糾題辭 乙未

此明季太倉朱明鎬字昭芑之所著也案千頃堂書目
 史糾二卷書史異同三卷新舊唐書異同二卷今此本
 併異同入史糾祇分上下兩卷其書駁史筆之違失考

事詞之紛岐文采斐然條理秩然讀之頗快人意此當是節本始於三國志無晉書而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等書南北二史新唐書宋史而止遼金二史閒亦涉之是謂史糾其兩異同附載於後者寥寥蓋無幾矣吾浙採訪進呈書內所載亦同其元本殆不可得而見然就此本讀之亦尙有全錄裴松之之語者有採自吳咸林之糾繆王浚儀之困學紀聞者則元本汎濫益可知書史之異同下有注云文多不錄錄其有議論者然則節而取之亦不可謂舊人之過矣余是以卽據此本錄焉宋書謝晦傳有兩庾登之而昭芑誤以爲是一人此殆于慮之一失也昭芑爲本州儒學生當闖賊之

陷京也有悲憤詩云銅馬連羣壓帝畿百官猶是殿廷
非東華父老吞聲哭誰斲桐棺覆玉衣見於明詩綜後
遂絕意進取年四十六卒鎮洋志載有史冊史幾史略
史風史游史嘉史芸史異史最史俳史鑒史燦史糾凡
十三種而史糾特精

題明史藝文志稿

癸巳

此志稿傳是溫陵黃虞稷俞邵氏所纂輯今以頒行
明史校之所分門類多有刪併移易之處史於書不甚
著及無卷數者俱削之黃志中小注爲史所採入者亦
無幾耳志稿自南宋及遼金元之書俱搜輯殆徧此卽
晉隋史志兼補五代之遺則而今以斷代爲限亦俱削

之已安得有力者將此四代書目別梓之以傳亦學者
之幸也外閒傳有千頃堂書目與此志大致相同而亦
閒有移易堂名千頃固黃氏所以志也然今之書直是
書賈所爲郡縣志幾於無所不載別集各就其科第之
年以爲先後取便於檢尋耳宗藩與宗室離而爲二俱
失體裁而小注又爲鈔胥任意刪減益失黃志之舊但
此志稿別集類於羽流外國亦俱缺如篇第亦閒或顛
倒恐此尙有脫簡余先鈔得書目後從朱君文游借得
此本力不能重寫但取以校書目改正不少旣畢校遂
書其前以還之

此志稿乃康熙時史官倪
燦闇公所撰非黃氏也

莊香陞古文彙鈔補題辭

辛亥

鐘鼓筦弦不同器而皆悅於耳查梨橘柚不同味而皆可於口此天下人之所同也然而洪纖殊致甘酸異宜又往往各有其性情之所主以之自怡悅則可而終不足以饜眾人之所求文之選亦猶是也自周秦以迄於今文之流傳多矣學者豈能敝敝焉徧觀而熟讀之於是有爲質性魯者計則其所擇而選者主乎約有嫌其陋而擴充之者若桐川俞寧世荆谿儲同人之選今皆盛行而吳門又有蔣君新又之古文彙鈔凡十卷庶幾洋洋乎大觀矣莊君香騰幼而聰穎承其尊人鏡堂先生所授讀蓋又有軼於彙鈔之外者昔所熟誦久未能忘且將轉而爲後人勛也官齋多暇手自摺輯又成五

卷合蔣選共十五卷於是文之體裁無一不備有高古
簡質者有華腴充悅者或幽深奇峭或紆餘坦迤春容
乎大篇寂寥兮短章惟是是歸有美必登鏘鏘乎八音
之繁會也津津乎五味之芳嘉也此可以通天下人之
情而更無未醇未備之憾矣是舉也不忘先人之教孝
也以教子姓使不囿於聞見義也出以公之於人而無
所祕惜忠也有此三善是當表而出之固不但服其搜
羅之富採掇之勤而已也余故樂爲之弁其端

羣書拾補小引 丁未

文弢於世閒技藝一無所能童時喜鈔書少長漸喜校
書在中書日主北平黃崑圃先生家退直之暇茲事不

廢也其長君雲門時爲侍御史謂余曰人之讀書求己有益耳若子所爲書并受益矣余洒然知其匪譽而實諷也友人有講求性命之學者復謂余此所爲玩物喪志者也子何好焉斯兩言也一則微而婉一則簡而嚴余受之皆未嘗拂也意亦怛怛有動於中輟之遂覺闕然有所失斯實性之所近終不可以復反自壯至老積累漸多嘗舉數冊付之剗剛氏矣年家子梁曜北語余曰所校之書勢不能皆流通于世其藏之久不免朽蠹之患則一生之精神虛擲旣可惜而謬本流傳後來亦無從取正雖自有餘奚裨焉意莫若先舉缺文斷簡謚繆尤甚者摘錄以傳諸人則以傳一書之力分而傳數

書費省而功倍宐若可爲也余感其言就余力所能友朋所助次第出之名曰羣書拾補雖然卽一書之譌而欲悉爲標舉之又復累幅難罄約之又約余懷終未快也然余手校之書將來必有散於人間者則雖無益於己寧不少有益於人乎後有與余同好者而且能公諸世庶余之勤爲不虛也已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丁巳書於鍾山書院時年七十有一

劉隨州文集題辭

丁酉

劉隨州文集十一卷其前十卷皆詩也後一卷文而摠題曰文集何義門氏以宋本校正如此其卷之起訖字之同異皆備著焉然後一卷有目而無文余案其目求

之僅於文苑英華得四篇錄之他尚無從考也隨州詩固不及浣花翁之博大精深牢籠眾美然其含情悱惻吐辭委婉緒纏繇而不斷味涵泳而愈旨子美之後定當推為巨擘眾體皆工不獨五言為長城也近時吳郡席啓寓刻唐人詩百家以隨州為首雖其詩差備然頗有同異究不及是本之精夫一字之不安通章之病也學者可不唯善本之求而但沿流俗之所傳乎有志風雅者其必樂考於斯矣

題宋板施注蘇詩

庚子

宋刻不必皆佳而此則楷法端謹為尤難得向在商邱宋公牧仲所公撫三吳時先外祖馮山公先生與毘陵

邵子湘吳趨吳荆山諸老咸在幕府宋公得此書遂梓以行世先外祖與校讐焉又別爲補遺三卷附其後今元本歸於同年友大興翁覃溪所一披卷不獨古香可愛而緬惟舊澤對之不覺生敬 乾隆庚子頌來歲朔之日杭東里人盧文弨書

遺山樂府題辭

乙未

遺山詩渾雄沈鬱有唐大家之嗣響也老來更得其樂府讀之妍雅而不淫和易而不流其抒情也婉以暢其赴節也亮以清使竹山草窗諸公見之亦當推爲作者遺山生當易代其詩不勝故國故君之思今樂府中亦時時遇之朱竹垞黃俞邨所見本俱祇二卷今此五卷

者出於義門何氏卷帙過倍而竹垞詞綜所選顧尙有出於是本之外者則亦未得爲全書也繼從友人鮑氏所借得明初錢塘凌雲翰彥翀編選之本則凡詞綜所選皆在焉比是本增多十三首又附見李冶仁卿之辭四首及玉華谷古仙人詞一首後又有雷淵題語今皆補錄以繫於後至如雁邱詞雙藻怨之類亦得凌本始著其事焉凌本詞之屬遺山者祇一百二十首固不及是本之多然是本第五卷清曉千門開壽宴以下八十二首皆酬應之作而其中春垣秋草一首注見辛稼軒集疑有他人之作誤闌入焉者矣第二卷中附閑閑公趙秉文促拍醜奴兒一首余因疑第一卷滿庭芳前首

亦閑閑公作也以其詞推之所賦是十月牡丹次首題云同座主閑閑公賦則前首爲趙作明甚旣不著其題又不別其人疑皆轉寫脫去其他不及考者尙多儻有好事者爲之剗刷余當更整比以授之

遺山樂府選題辭乙未

元遺山詞五卷余旣以盡鈔之矣此爲明初錢塘凌彥翀氏所編選不分卷雖甚簡約然亦有出於五卷之外者余又錄於五卷之後爲補遺矣而復鈔此何也此遺山辭之精華也有五卷以萃其全有此選以標其雋春之朝秋之夕聯佳客於一榻懷故人於千里意有甚適則引之而永焉情有不已則融之而釋焉便觀覽資吟

諷莫若此選也宜且吾鄉前輩之所甄綜也不可以莫之傳也彥翀在元膺鄉薦爲蘭亭書院山長洪武初以薦授成都府教授此書題前鄉貢進士不忘元也所著有柘軒集五卷余未之見是書本出裘杼樓蓋桐鄉汪氏之寫本也汪氏多藏書有詞綜之選其所得宋金元以來諸詞人之作必大備而今散失者已多矣韓詩外傳云君子之居也綏若安裘晏若覆杼汪氏之名所居義必出於此然杼實杼之誤杼卽孟也覆之乃安若杼袖不可以覆言抑莊子山木篇有云孔子解其交遊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則裘杼之可連文者而義則遠矣夫寧取於是乎

米襄陽畫史題辭 丁未

藝非能重人也人苟重矣有藝而藝亦重無藝而人亦不加輕越哉米氏論唐五王之功業不如薛少保之圖繪爲人所珍重得以流傳至今也古來盛德豐功死而不朽其英光固常在人耳目閒豈待披圖展軸而始見耶後之人撫遺文而咏歌之過墟而憑弔之豈區區寶鈿瑞錦之什襲珍玩爲足較其勝負耶如米氏者風止詭越徒顛不足以傳而幸有書畫之足以名家故傳乃遂謂書畫之外皆可薄也茲適成其爲偏宕之辭而已矣古今成物必無不毀米老所見多有今人所不及見者此亦如數富家之遺齒於我奚裨焉然其所言要可

以為評鑒家之標準且五穀不熟不如莩稗亦足以媿夫一無所成者偶得善本遂傳錄之

為桂明經未谷馥題說文統系圖庚子

未谷通說文學去許君千載猶旦暮也屬羅山人為作圖圖許君并圖江式而下七人皆如漢經師之恪守家法者此特意之所到而已非謂昌明其道者止此數人也未谷或將別為一書以明淵原所漸則不惟在許君後者當補而并當遠泝之義韻矣吾獨謂未谷胡不見己於其中以為之主人乎近代詩人之圖少陵香山東坡者已有例而未谷不為此則誠缺事耳

題桑東愚先生松林采藥圖端庚辰

先大父之友柔孝子文侯翁古篤行君子也孝子舉丈
夫子二人伯弢甫先生文行著稱於時兄事先君子文
昭娶先生女又師事焉仲東愚先生嘗學於先大父以
孝子年老棄學治生令伯得極意學學成世人但知有
伯鮮知有仲也夫東愚先生特未嘗操三寸不律以馳
騁於詞壇藝苑之間耳其學之勤固有過人者熟於編
年之史上自皇帝以訖勝國校其得失成敗之故目可
得而覩手可得而指也世之習舉業者往往愧之先生
少多病壯歲目幾枯然善自養於世無爭也於物無嗜
也左手三指甲長而不翦積於今三十有餘年甲之長
盈今尺尺有餘寸世遂目爲長甲翁孝子精於醫先生

得其傳世人求其治病多有驗然未嘗取利名於時也
年向六十屬善繪者爲松林采藥圖以寄意天台齊次
風少宗伯首爲之咏國中屬而和者將百十數而未已
也於是向之知伯者且知有仲云先生之子公備經邦
語文弨曰子先君敬甫先生嘗見是圖許爲之文而今
不可作矣子其述之不孝聞言嗚咽先生與余家兩世
交最深先君子少壯之年與弨甫先生相厲以學其於
先生固不若弨甫先生之親也近年弨甫先生常出遊
先君子所朝夕遊處者惟先生親人有以形迹之論閒
先生者壹不顧先君子常謂孝子兩子皆賢子也前十
年爲文以壽先生有昆侖兩脈之喻得其清淑者弨甫

先生也得其敦龐者先生也噫不孝其惡能易此言乎
先生名鼎元居城東隅以東愚自號亦所以志也公備
與文弼善庶幾能篤兩世之交者不知其不肖而屬爲
題其端噫使先君子而在當何如發揚盛美者豈若小
子茲言之陋也

題虞山趙氏增置祀田碑記

虞山趙謹凡先生爲前朝文毅公之後人公嘗置祀田
三百畝矣易代而亾之謹凡與兄鹽山謹承先志節縮
所入僅復其半爲其成之難而失之恐易也自爲記并
其經理之規咸勒諸石使後之人觀感而益恢廓之蓋
不僅望其能遵守勿替而已也余師桑菴甫先生旣爲

文以發揚之矣余無似曷以加諸無已則以閱歷所得者而進一說焉欲田之能世守且益增也此以賢望後人也望後人之賢則在乎讀書識義理其達而有祿者則必能繼前人之志而不徒爲宮室妻妾之謀其窮而伏處者亦不待禁防而自恥爲侵削之計趙氏望族也士之子恆爲士則與田相輔而行者其亦知務乎蓋吾嘗見夫有基而壞者多矣皆由其族鮮讀書人之故吾是以有云

題嚴葆林香照圖後

乙卯

余同年友烏程嚴君葆林今之循吏也文學實過人而屈居百里初任山東之蒲臺兼攝商河凡治水卹災平

役諸善政余欲爲詳述之以上於太史氏今適有河魚
之疾未能也此圖凡十幅自讀書靈山以至調任曲阜
生平歷履藉此可見圖皆有小序君所自紀也文筆雅
馴絕無虛憍之氣余與君榜下一別中間了不聞問乙
酉之歲余爲廣東主考官已事而反紆驛程五十里謁
孔林而君適爲其縣宰相見驩甚以于役有程匆匆
別去後聞君擢任桃源同知旋告歸皆不在此圖中君
有遺腹子章傑年已二十有二矣能讀父書此圖常不
去左右頃以示余余深憾知君之不盡也讀其自序慨
然增慕焉圖名香照取香山寫真詩序觀今照昔語也
君自幼愛白香山詩卽已工是體其吟詠自必裒然成

抄經室文集 卷一
集異日尙當從其子索見之

四時尋樂圖題辭 甲午

圖十二幀幀各當一月月各撮其景物之勝不必其相兼也名之曰四時尋樂圖尋之者誰海虞席研農先生也舅氏張端甫先生頃自其里中歸爲文弢道先生之爲人性至孝其宦於吾浙也奉太夫人以來春秋佳日常奉板輿游湖山之閒太夫人顧而樂之而先生之樂可知也旣而乞歸家有園池之勝指撝僮奴澆花洗竹以娛侍老人不必祿養而樂亦無不具足也然則奚尋之爲噫吾有以知先生之意矣大凡外境之交於前者無不隨人意爲轉移故同一境也意所樂斯樂已意所

不樂竝不見其可樂也卽或境能移情風日之研和也
山水之清嘉也魚鳥之親人也花藥之紛敷而猗靡也
遇之未有不神怡者然而樂繫乎物境過則遷斯猶非
眞樂耳今之十二圖先生之所謂樂也人皆可得而同
也先生之所謂尋者意實不繫乎物而自有其眞樂者
在上堂拜慶繞膝承歡所尋之樂孰有過於是者此較
之孔顏之樂不必相同而亦何必不同故先生之自謂
圖斯境也幻吾則以爲先生之有斯樂也眞

四蓮池題額

庚辰

吾杭許氏建宗祠於城東隅其地近古荷花池眾水匯
焉於是面水闢軒顏曰四蓮池取王子年記中語以爲

抱經堂文集 卷七
子姓繁衍之徵抑吾更有說焉夫蓮之爲物其莖其葉
其本其花其實其根無不爲人取資焉者爲人祖父既
望其子孫之衆多更望其皆賢且才各有所成就以自
表見而不爲世所棄亦如蓮然則他日許氏合族於
斯觀斯題也其必思無負斯語也夫

弟子江陰王璋秉政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七